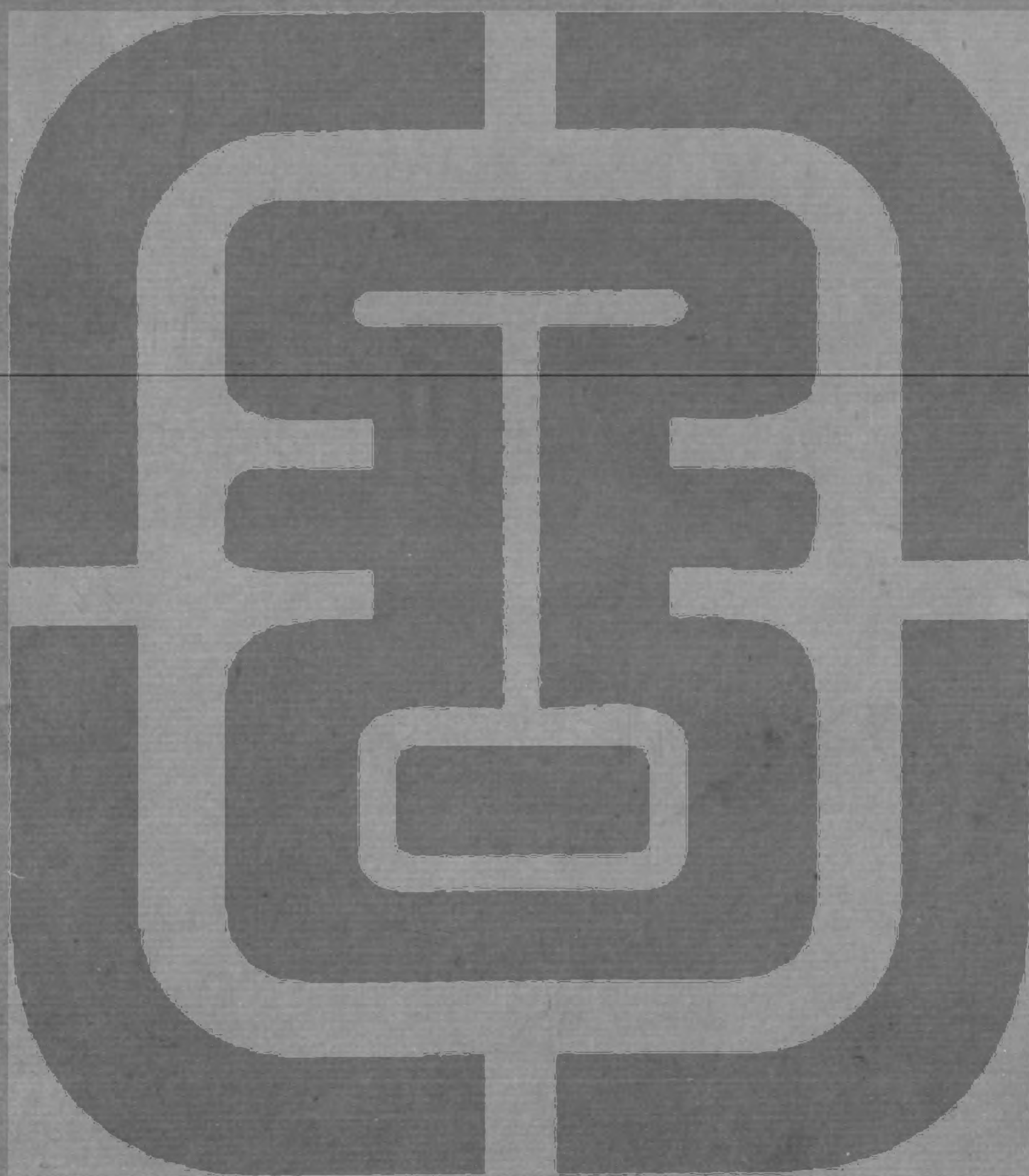


91417 4

= 32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二十二

李祐

劉昫等修

孟州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潘孟陽

王遂

曹華

韋綬

盧士玫

韓全義

高霞寓

崔戎

陸亘

張正甫

正甫子毅夫子禕

潘孟陽禮部侍郎炎之子也孟陽以父蔭進登博學宏辭科累遷殿中侍御史降為司議郎孟陽母劉晏女也公卿多父友及外祖賓從故得薦用累至兵部郎中德宗末王紹以恩倖數稱孟陽之材因擢授權知戶部侍郎年未四十順宗即位永貞內禪王叔文誅杜佑始專判度支請孟陽代叔文為副時憲宗新即位乃命孟陽巡江淮省財賦仍加鹽鐵轉運副使且察東南鎮之政理時孟陽以氣豪權重領行從三四百人所歷鎮府但務遊賞與婦女為夜飲至鹽鐵轉運

院廣納財賄補吏職而已及歸大夫人望罷為大理卿三年出為華州刺史遷梓州刺史劔南東川節度使與武元衡有舊元衡作相復召為戶部侍郎判度支兼京北五城營田使以和糴使韓重華為副太府卿王遂與孟陽不協議以營田非便持之不下孟陽忿憾形於言二人俱請對上怒不許乃罷孟陽為左散騎常侍明年復拜戶部侍郎孟陽氣尚豪俊不拘小節居第頗極華峻憲宗微行至樂遊原見其宏敞工猶未已問之左右以孟陽對孟陽懼而罷工作性喜宴公卿朝士多與之遊時指怒者不一俄以風緩不能行改左散騎常侍元和十年八月卒贈兵部尚書憲宗每事求理常發江淮宣慰使左司郎中鄭敬奉使辭上誡之曰朕宮中用度一匹已上皆有簿籍唯賑卹貧民無所計筭卿經明行修今登車傳命宜體吾懷勿學潘孟陽奉使所至但務酣飲遊山寺而已其為人主所薄如此李脩不知何許人起於寒賤以莊憲皇后妹壻元和已來驟階士進以恩澤至坊州絳州刺史無他才性纖巧承迎常飾厨傳以奉往來

中使及禁軍中尉賓客以求善譽治民蒞事粗有政能上以為才召拜司農卿遷京兆尹十年莊憲太后崩脩為山陵橋道置頓使恃能惜費每事減損靈駕至灞橋頓從官多不得食及至渭城北門門壞先是橋道司請改造渭城北門計錢三萬脩以勞費不從令深鑿軌道以通靈駕掘土既深旁柱皆懸因而頓壞所不及輜輶車者數步而已初欲壞城之東北墉以出靈駕中人皆不可乃停駕徹去壞門土木而後行脩懼誣奏輶輶折山陵使李逢吉令御史封其車軸自陵還奏請免脩官上用兵務集財賦以脩前後進奉不之責但罰俸而已逢吉極言其罪乃削銀青階翌日復賜金紫自此朝廷端士多遭譖毀義士為之側目時宿師於野饋運不集浙西重鎮號為殷阜乃以脩為潤州刺史浙西觀察使令設法鳩聚財貨淮西用兵頗賴其賦十四年以病求還京師未朝謁而卒王遂宰相方慶之孫也以吏能聞於時尤長於興利銳於操下法頗嚴酷累遷至鄧州刺史以曉達錢穀入為太府卿潘孟陽判度支與

遂私憾互有爭論遂為西北供軍使言營田非便與孟陽會議相非各求請對上怒俱不見出遂為柳州刺史遂親吏韋行素柳季常請課料於兩池務屬遂罷務季常等為吏所誣各笞四十遂柳州制出左丞呂元膺執奏曰遂以補吏犯賊法當從坐其除官制云清能業官據遂犯狀不宜有清字柳州大郡出守為優謹封還制書上令喻之方行數年用兵淮西天子藉錢穀吏以集財賦知遂強幹乃用為宣州刺史宣歙觀察使淮蔡平王師東討召拜光祿卿充淄青行營諸軍糧料使以光祿職當祠祭改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初師之出也歲計兵食三萬石及鄆賊誅遂進羨餘一百萬上以為能時分師東道所據十二州為三鎮乃以遂為沂州刺史沂兗海等州觀察使遂性狷忿不存大體而軍州民吏久染汙俗率多橫戾而遂數因公事訾訾將卒曰反虜將卒不勝其忿牙將王弁乘人心怨怒十四年七月遂方宴集弁譟集其徒害遂於席判官張實李甫等同遇害及曹華代遂至鎮盡擒亂黨王弁等誅之遂器用不弘僻於聚

斂而非兼撫之才但峻威刑以繩亂俗其所製笞杖率踰常制遂既死監軍使封其杖進呈上令出示於朝以誠廉使

曹華宋州楚丘人仕宣武軍為牙校貞元末吳少誠叛本軍以華驍果有智筭用為襄城戍將蔡賊攻襄城華屢敗之德宗特賜旗甲元和九年以功授寧州刺史未行而吳元濟叛朝廷命河陽帥烏重胤討賊重胤請華為懷汝節度行營副使前後數十戰大破賊於青陵城賊平授棣州刺史封陳留郡王棣隣於鄆賊屢侵逼華招募群盜之勁者補之軍卒分據要路其後賊至皆擊敗之鄆人不敢北顧及李師道誅分所管十二州為三鎮王遂為沂兗海觀察使福刻不能馭眾為牙將王弁所害朝廷遂授華左散騎常侍沂州刺史沂海兗觀察使華至鎮視事三日宴將吏伏甲士千人於幕下群校既集華喻之曰吾授命廉問奉聖旨以鄆州將士分割三處有道途轉徙之勞今有頒給此州兵稍厚鄆州士卒處右州兵處左翼易以區別分定並令州兵出外既出闔門乃謂鄆卒曰天子深知鄆人之勞然前

害主帥者不能免罪甲士自幕中出周環之凡鄆一千二百人立斬于庭血流成渠是日門屏之間有赤霧高丈餘久之方散自是海沂之人重足股慄無敢為盜者華惡沂之地禰請移理於兗許之初李正己盜有青鄆十二州傳襲四世垂五十年人俗頑鹵不知禮教華令將吏曰鄒魯儒者之鄉不宜忘於禮義乃躬禮儒士習俎豆之容春秋釋奠於孔子廟立學講經儒冠四集出家財贍給俾成名入仕其往者如歸及鎮州軍亂殺田弘正華表請以本軍進討就加檢校工部尚書昇兗海為武寧節度賜之節鉞李介叛於大梁華不俟命赴討介方遣兵三千人取宋州華逆擊敗之由是宋毫不從介亂介平以功加檢校尚書右僕射以河朔拒命移華為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使長慶三年七月卒於鎮時年六十九華雖出自戎行而動必由禮尤重士大夫未嘗以富貴驕人下迨僕隸走使之徒必待之以誠信人以為難贈司空

韋綬字子章京兆人少有志性喪父刺血寫佛經初為長安縣尉遭

朱泚之亂變服乘驢赴奉天于頃鎮襄陽辟為賓佐嘗因言政而刺頃之縱恣入朝為工部員外轉屯田郎中元和十年改職方郎中充太子諸王侍讀再遷諫議大夫時穆宗在東宮方幼好戲綬講書之隙頗以嘲誚悅之嘗密齋家所造食入宮餉太子憲宗嘗召對綬奏曰太子學書至依字輒去旁人臣問之太子云君父以此字可天下奏事臣子不合全書上益嘉太子之賢賜綬錦綵綬無威儀時以人間鄙說戲言以取悅太子太子因入侍道綬語憲宗不悅謂侍臣曰凡侍讀者當以經義輔導太子納之軌物而綬語及此予何望耶乃罷侍讀出為虔州刺史穆宗即位以師友之恩召為尚書右丞兼集賢院學士甚承恩顧出入禁中綬以七月六日是穆宗載誕節請以是日百官詣光順門賀太后然後上皇帝壽時政道頗僻勅出人不取議久之宰臣奏古無生日稱賀之儀其事終寢綬在集賢遇重陽賜宰臣百官曲江宴綬請與集賢學士別為一會從之長慶元年三月轉禮部尚書判集賢院事帝嘗問穰災祈福其可必乎綬對曰昔

宋景公以一善言而法星退之三舍此禳災以德也漢文帝除秘祝每於祠祭盡敬而已言無所祈以明福不可以求致也而二君卒能變已變之災享自致之福著於史傳其理甚明如失德以祈災消媚神以祈福至神苟有知當因以致譴非祈禳之道也時人主失德綬因以諷之二年十月檢校戶部尚書與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辭日請門戟十二自將赴鎮又訴家貧請賜錢二百萬又面乞授子元弼官上皆可之綬御事無術洎臨戎鎮庶政隳紊二年八月卒贈尚書右僕射博士劉端夫請謚為通殿中侍御史孟瑄上言以為非當博士權安請謚為謬竟不施行

鄭權榮陽開封人也登進士第釋褐涇原從事節度使劉昌符病亟請入覲度軍情必變以權寬厚容衆俾主留務及昌符上路兵果亂權挺身入白刃中抗辭喻以逆順因殺其首亂者數人三軍畏伏德宗聞而嘉之時天子馱兵藩鎮將吏得軍情者多超授官爵自試衛佐擢授行軍司馬御史中丞入朝為倉部郎中累遷至河南尹十一

年代李遜為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十二年轉華州刺史重防禦鎮國軍使十三年遷德州刺史德棣滄景節度使時朝廷用六討李師道權以德棣之兵臨境奏於平原安德二縣之間置歸化縣以集降民滄州刺史李宗奭與權不協每事多違不稟節制權奏之上令中使追之宗奭諷州兵留已上言懼亂未敢離郡乃以烏重胤鎮橫海代權歸朝滄州將吏懼共逐宗奭宗奭方奔歸京師詔以悖慢之罪斬於獨柳之下其弟宗爽長流汀州授權邠寧節度會天德軍使上章論宗奭之寃為權誣奏權降受原王傅尋遷右金吾衛大將軍充左街使穆宗即位改左散騎常侍充入迴鶻告哀使憚其遠役辭以足疾不獲免肩輿而行權器度魁偉有辭辯既至虜廷與虜王爭論曲直言辭激壯可汗深敬異之長慶元年使還出為河南尹入拜工部侍郎遷本曹尚書以家人數多俸入不足求為鎮守旬月檢校右僕射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初權出鎮有中人之助南海多珍貨權頗積聚以遺之大為朝士所嗤四年十月卒

盧士攻山東右族以文儒進性端厚與物雅有令聞始為吏部員外郎稱職轉郎中京兆少尹奉憲宗園寢刑簡事集時論推其有才權知京兆尹事會幽州劉總願釋兵柄入朝請用張弘靖代已復請析瀛漠兩州用士攻為帥朝廷一皆從之士攻遂授檢校右常侍充瀛漠兩州都防禦觀察使無何幽州亂害賓介繫弘靖取裨將朱克融領軍務遣兵襲瀛漠朝廷慮防禦之名不足抗凶逆即日除士攻檢校工部尚書充瀛漠節度使士攻亦罄家財助軍用堅拒叛徒者累月竟以官軍救之不至又瀛漠之卒親愛多在幽州遂為其下陰導克融之兵以潰士攻及從事皆被拘執送幽州囚於賓館及朝廷宥克融之罪士攻方得歸東洛尋拜太子賓客留司洛中旋除虢州刺史復為賓客寶曆元年七月卒贈工部尚書

韓全義出自行間少從禁軍事段文場及文場為中尉用全義為帳中偏將典禁兵在長武城貞元十三年為神策行營節度長武城使代韓潭為夏綏銀宥節度詔以長武兵赴鎮全義貪而無勇短於撫

御制未下軍中知之相與謀曰夏州沙磧之地無耕蠶生業盛夏移徙吾所不能是夜戌卒鼓譟為亂全義踰城而免殺其親將王栖巖趙虔曜等賴都虞候高崇文誅其亂首而止之全義方獲赴鎮明年吳少誠拒命詔徵十七鎮之師討之時軍無統帥兵無多少皆以內官監之師之進退不由主將十五年冬王師為賊所敗于小澗河德宗以文場素待全義乃用為蔡州四面行營招討使仍以陳許節度使上官浚副之諸鎮之師皆取全義節度全義將略非所長能以巧佞財賄結中貴人以被薦用及師臨賊境又制在監軍每議兵出一帳之中中人十數紛然爭論莫決蔡賊聞之屢求決戰十六年五月遇賊於澗水南廣利城旗鼓未交諸軍大潰為賊所乘全義退保五樓賊對壘相望潰兵未集乃與監軍賈英秀賈國良等保澗水縣賊距澗水五六里而軍全義懼其凌突退保陳州其汴宋河北之軍皆亡歸本鎮唯陳許將孟元陽神策將蘇光榮等數千人守澗水全義誘潞州大將夏侯仲宣滑將時昂河陽將權文度河中將郭湘等誅

之繇是軍情稍固少誠知王師無能為致書幣以告監軍願求昭洗
德宗召大臣議宰相賈耽曰昨全義五樓退軍賊不追襲者應望國
家恩貸臣伏恐須開生路上然之又得監軍善奏即下制洗滌加其
爵秩十七年全義自陳州班師而中人掩其敗迹上待之如初全義
武臣不達朝儀託以足疾不任謁見全義司馬崔放入對德宗勞問
放引過言招撫無功德宗曰全義為招討使招得吳少誠歸國其功
大矣何必殺人乃為功耶旋命還鎮令中使就第賜宴錫賚頗厚自
還至辭都不謁見而去議者以隳敗法制從古已還未如貞元之甚
憲宗在藩常惡其事及即位全義懼求入覲詔以太子太保致仕其
年七月卒

高霞寓范陽人祖仙父栖鶴皆以孝聞凡五代同爨德宗朝採訪使
洪經綸奏旌表其門閭鄉里稱美其事霞寓少讀左氏春秋及孫吳
兵法好大言頗以節槩自許貞元中徒步造長武城使高崇文待以
猶子之分擢授軍職累奏憲宗甚見委信元和初詔授兼御史大夫

從崇文將兵擊劉闢連戰皆克下鹿頭城降李文悅仇良輔蜀平以
功拜彭州刺史尋繼崇文為長武城使封感義郡王元和五年以左
威衛將軍隨吐突承璀擊王承宗又如左散騎常侍明年改豐州刺
史三城都團練防禦使六遷至檢校工部尚書元和十年朝廷討吳
元濟以霞寓宿將乃析山南東道為兩鎮以霞寓為唐鄧隨節度使
寓雖稱勇敢素昧機略至於統制尤非所長及達所部乃率兵趣
郿陂與賊決戰既小勝又進至文城柵賊軍偽敗而退霞寓逐之不
已因為伏兵所掩王師大衄霞寓僅以身免坐貶歸州刺史後以恩
例徵為右衛大將軍十三年出為振武節度使入為左武衛大將軍
長慶元年授邠寧節度使三年就加檢校右僕射四年加檢校司空
又加司徒寶曆二年疽發首不能理事求歸闕下其夏授右金吾衛
大將軍檢校司徒途次奉天而卒年五十五贈太保霞寓卒伍常材
始因宦官進用遂階節將位望既高言多不遜朝廷知之欲議移罷
霞寓頗懷憂恐捨私第為佛寺上言請額為懷恩用資聖福大率姦

妄兇狡如此又非斥朝列侮慢僚屬鄙辭俚語日聞於時

高瑀渤海裔人少好論兵釋褐右金吾曹累辟諸府從事歷陳蔡二郡刺史入爲太僕卿大和初忠武節度使王沔卒物議以陳許軍四征有功必自擇帥或以禁軍之將得之宰相裴度韋處厚議瑀深沉方雅曾刺陳蔡人懷良政又熟忠武軍情欲請用瑀事未聞陳許表至果請瑀爲帥乃授檢校左散騎常侍許州刺史忠武節度使自大曆已來節制之除拜多出禁軍中尉凡命一帥必廣輸重賂禁軍將校當爲帥者自無家財必取資於人得鎮之後則膏血疲民以償之及瑀之拜以内外公議搢紳相慶曰韋公作相債帥鮮矣三年就加檢校部尚書比年水旱人民存饑瑀召集州民繞郭立堤塘一百八十里蓄洩既均人無饑年加檢校右僕射六年移授徐州刺史武寧軍節度等使議者以徐泗王智興之後軍士驕恣宜得雄帥鎮之乃以太府卿崔珙代瑀徵爲刑部尚書以疾求分司拜太子少傅其月復授檢校右僕射陳許蔡節度使八年六月卒贈司空瑀性寬和

有體量爲官雖無赫赫之譽所至皆理充得士心論者美之
崔戎字可大高伯祖玄暉神龍初有大功封博陵郡王祖嬰郢州刺史父貞固太原榆次尉戎舉兩經登科授太子校書調判入等授藍田主簿爲藩鎮名公交辟裴度領太原署爲參謀時王承宗據鎮州叛度請戎單車往諭之承宗感泣受教入爲殿中侍御史累拜吏部郎中遷諫議大夫尋爲劔南東西兩川宣慰使西州承蠻寇之後戎旣宣撫兼再定征稅廢置得所公私便之還拜給事中駁奏爲當時所稱改華州刺史遷充海沂密都團練觀察等使將行州人戀惜遮道至有解鞵斷鞵者理充一年太和八年五月卒贈禮部尚書
陸亘字景山吳郡人祖元明睦州司馬父持詮惠陵臺令亘以書判授集賢殿正字華原縣尉應制舉授萬年縣丞自京兆府兵曹參軍拜太常博士寺有禮生孟真久於其事凡吉凶大儀禮官不能進幸訪真真亦賴是須要姑息元和七年冊皇太子將撰儀注真亦欲參預亘咎之由是禮儀不專於胥吏自虞部員外郎出爲鄧州刺史其

後入爲戶部郎中秘書少監太常少卿歷刺交蔡號蘇四部遷越州
刺史浙東團練觀察等使移宣歙觀察使加御史大夫大和八年九
月卒年七十一贈禮部尚書巨強明嚴毅所至稱理初赴兖州延英
面奏曰凡節度使握兵分屯屬郡者刺史不能制遂爲一州之弊宜
有處分因詔天下兵分屯屬郡者隸于刺史越之永嘉郡城于海墻
常陷寇境集官吏廩祿之半以代常賦因循相踵吏返爲倖巨按舉
賊罪表請那守已降增給其俸人皆賴之

張正甫字踐方南陽人曾祖大禮坊州刺史祖紹貞尚書右丞父泚
蘇州司馬正甫登進士第從樊澤爲襄陽從事累轉監察御史于頔
代澤辟留正甫正甫堅辭之遂誣奏貶郴州長史後由邕府徵拜殿
中侍御史遷戶部員外郎轉司封員外兼侍御史知雜事遷戶部郎
中改河南尹由尚書右丞爲同州刺史入拜左散騎常侍集賢殿學
士判院事轉工部尚書五年檢校兵部尚書太子詹事明年以吏部
尚書致仕正甫仁而端亮泄官清強居外任所至稱理太和八年九

月卒年八十三累贈太師子毅夫

毅夫登進士第初正甫兄式大曆中進士登第繼之以正甫式子元
夫傑夫徵夫又相次登科大和中文章之盛世共稱之元夫太和初
兵部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出爲汝州刺史毅夫位至戶部侍郎
弘文館學士判院事諸羣從登第者數人而毅夫子禕最知名

禕字冠章釋褐汴州從事戶部判官入爲監田尉集賢校理趙隱鎮
浙西劉鄴鎮淮南皆辟爲賓佐入爲監察御史遷左補闕乾符中詔
入翰林爲學士累官至中書舍人黃寇犯京師從僖宗幸蜀拜工部
侍郎判戶部事奉使江淮還爲當塗者不協改太子賓客左散騎常
侍轉吏部侍郎歷刑部兵部尚書從昭宗在華爲韓建所構貶衡州
司馬昭宗還京徵拜禮部尚書太常卿充禮儀使遷兵部尚書禕苦
心爲文老而益壯爲刑部時劉鄴子覃當巢寇時避禍於金吾將軍
張直方之第被害僖宗還京而惡覃者以託附逆黨死不以義下三
司詳罪禕上章申理言覃父子併命於賊廷豈附逆耶其家竟獲洗

雪覃亦贈官其行義始終皆如此類
史臣曰孟陽王遂儒雅之曹才有可稱竟以財媚時君陷為俗吏蹈
道之論可不懼耶全義官由妄進霞寓位以卒升勇毅不足以啓行
謀慮不足以應變敗亡之辱不亦宜乎朝無責帥之刑蓋自取也權
璠長者末塗喪真雖牽於食貧純則偽矣
贊曰蘊仁則哲蘊利則狂搢紳之胤勿效潘王全義逃責貞元失策
霞寓薄刑元和復興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十二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十三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孟簡

胡証 証子

崔元略

元略子 鉉 鉉子 沉 元略弟 元

杜元穎

崔弘 李虞仲

王質

盧簡辭

兄簡能 弟弘正 簡求 簡能子知猷

孟簡字幾道昌平人天后時同州刺史誥之孫工詩有名擢進士第
登宏辭科累官至倉部員外郎戶部侍郎王叔文竊政簡為子司多
不附之叔文惡之雖甚亦不至擯斥尋遷司封郎中元和四年超拜
諫議大夫知匭事簡明於內典六年詔與給事中劉伯芻工部侍郎
歸登右補闕蕭俛等同就醴泉佛寺翻譯大乘本生心地觀經簡最
擅其理王承宗叛詔以吐突承璀為招討使簡抗疏論之坐語訐出
為常州刺史八年就加金紫光祿大夫簡始到郡開古孟瀆長四十
一里灌溉沃壤四千餘頃為廉使舉其課績是有就加之命是歲徵

拜爲給事中九年出爲越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浙東觀察使承李遜抑遏士族恣縱編戶之後及簡爲政一皆反之而農估多受其弊當時以爲兩未可也十二年入爲戶部侍郎十三年代崔元略爲御史中丞仍兼戶部侍郎是歲出爲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十四年勅於穀城縣置郡牧命曰臨漢監令簡充使簡奏請均州鄖鄉縣鎮遏使趙潔充本縣令臺司奏有虧刑典罰一月俸是歲改授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十五年穆宗即位貶吉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初簡在襄陽以腹心吏陸翰知上都進奏委以關通中貴翰持簡陰事漸不可制簡怒追至州以土囊殺之且欲滅口翰子弟詣闕進狀訴寃且告簡賊狀御史臺按驗獲簡賂吐突承璀錢帛等共計七千餘貫匹事狀明白故再貶之長慶元年大赦量移睦州刺史二年移常州刺史三年入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其年十二月卒簡性俊拔尚義早歲交友先歿者視其孤每厚於周卹議者以爲有前輩風然溺於浮圖之教爲儒曹所誚

胡証字啓中河東人父瑱伯父攷登進士第証貞元中繼登科咸亨王渾瑊辟爲河中從事自殿中侍御史拜韶州刺史以母年高不可適遠改授太子舍人襄陽節度使于頔請爲掌書記檢校祠部員外郎元和四年由侍御史歷左司員外郎長安縣令戶部郎中田弘正以魏博內屬請除副貳乃兼御史中丞充魏博節度副使仍兼左庶子入遷左諫議大夫九年以党項寇邊以証有安邊才略乃授單于都護御史大夫振武軍節度使前任將帥非統馭之才邊事曠廢朝廷故特用証以鎮十三年徵爲金吾大將軍依前兼御史大夫十四年充京西京北巡邊使訪其利害以聞長慶元年太和公主出降迴紇詔以本官檢校工部尚書充和親使舊制以使車出境有行人私覲之禮官不能給召富家子納資於使者而命之官及証將行首請釐革儉受資費以絕鬻官之門行及漠南虜騎繼至狼心犬態一日千狀欲以戎服變革華服又欲以王姬疾驅徑路証抗志不按守漢儀黜夷法竟不辱君命使還拜工部侍郎敬宗即位之初檢校戶部

尚書守京兆尹數月遷左散騎常侍寶曆初拜戶部尚書判度支上表乞免願効藩服二年檢校兵部尚書廣州刺史充嶺南節度使大和二年以疾上表求還京師是歲十月卒于嶺南時年七十一廢朝一日贈左僕射廣州有海之利貨貝狎至証善蓄積務華侈厚自奉養童奴數百於京城脩行里起第連亘閭巷嶺表奇貨道途不絕京邑推爲富家証素與賈餗善及李訓事敗禁軍利其財稱証子澥匿餗乃破其家一日之內家財並盡軍人執澥入左軍仇士良命斬之以徇時澥弟湘爲太原從事忽白晝見綠衣人無首血流被地入于室湘惡之晝日澥凶問至而湘獲免

崔元略博陵人祖渾之父徽貞元中官至尚書左丞元略舉進士歷佐使府元和八年拜殿中侍御史十二年遷刑部郎中知臺雜事擢拜御史中丞元和十三年以李夷簡自西川徵拜御史大夫乃命元略留司東臺尋除京兆少尹知府事仍加金紫數月真拜京兆尹明年改左散騎常侍穆宗即位命元略使党項宣撫辭疾不行出爲黔

南觀察使兼御史中丞初元略受命使党項意宰臣以私憾排斥頗出怨言宰相崔植奏曰比以聖意切在安撫党項乃差元略往使受命之後若不樂行言辭之間頗乖去就豈有身忝重恩不思報效苟非便已即不肯行須有薄懲以肅在位請出爲黔南觀察使初崔植任吏部郎中元略任刑部郎中知雜時中丞改京兆尹物議以植有風憲之望元略因入閤妄稱植失儀命御史彈之時二人皆進擬爲中丞中旨果授元略植深銜之及植爲相元略以左散騎常侍使於党項元略意植之見排辭疾不行被譴出踰年轉鄂州刺史鄂岳都團練觀察使長慶四年入爲大理卿敬宗即位復爲京兆尹尋兼御史大夫以悞徵畿甸經赦免放緡錢萬柒阡貫爲侍御史蕭澈彈劾有詔刑部郎中趙元亮大理正元從質侍御史温造充三司覆理元略有中助止於削兼大夫初元略有宰相望及是事望益減寶曆元年遷戶部侍郎議者以元略版圖之拜出於宣授時諫官有疏指言內常侍崔潭峻方有權寵元略以諸父事之故雖被彈劾而遽遷顯

要元略亦上章自辨且曰一昨府縣條流臺司舉劾孤立無黨謗言益彰不謂詔出宸衷恩延望外處南宮之重位列左戶之清班豈臣庸虛敢自干冒天心所擇雖驚特進之恩衆口相非乃致因緣之說詔答之曰朕所命官豈非公選卿能稱職奚恤人言然元略終不能逃父事潭峻之名寶曆貳年四月京兆府以元略前任尹日爲橋道使造東渭橋時被本典鄭位判官鄭復虛長物價擡估給用不還人立價直率斂工匠破用計贓二萬一千七百九貫勅云元略不能檢下有涉慢官罰一月俸料時劉栖楚自爲京兆尹有覬覦相位之意元略方在次對又多遊裴度門栖楚恐礙已以計摧之乃按舉山陵時錢物以汚之大和三年轉戶部尚書四年判度支五年檢校吏部尚書出爲東都留守畿汝等防禦使是歲又遷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使十二月卒廢朝三日贈尚書左僕射子鉉

昌末以本官同平章事爲同列李德裕所嫉罷相爲陝虢觀察使檢校刑部尚書宣宗即位遷檢校兵部尚書河中尹博陵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大中三年召拜御史大夫尋加正議大夫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累遷金紫光祿大夫守左僕射門下侍郎太清宮使弘文館大學士博陵縣開國公食邑至二千戶七年以館中學士崔瑒薛逢等撰續會要四十卷獻之九年檢校司徒揚州大都督長史進封魏國公淮南節度使宣宗於太液亭賦詩宴餞有七載秉鈞調四序之句儒者榮之咸通初移鎮襄州咸通八年徐州戍將龐勛自桂管擅還道途剽掠鉉時爲荆南節度聞徐州軍至湖南盡率州兵點募丁壯分扼江湘要害欲盡擒之徐寇聞之踰嶺自江西淮右北渡朝議壯之卒於江陵子沉汀潭沂

沉登進士第官至員外郎知制誥拜中書舍人坐事貶循州司戶乾符初復拜舍人尋遷禮部侍郎典貢舉選名士十數人多至卿相乾符末本官同平章事遇京國盜據從駕不及而卒沂後官亦隆顯

元略弟元受元式元儒元受登進士第高陵尉直史館元和初于臯
謨為河北行營糧料使元受與韋帖薛巽王湘等皆為臯謨判官分
督供饋既罷兵或以臯謨隱沒贓罪除名賜死元受從坐皆逐嶺表
竟坎壈不達而卒子鈞劔銖相繼登進士第辟諸侯府

元式會昌三年檢校左散騎常侍河中尹河中晉絳觀察使四年檢
校禮部尚書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六年入為刑部尚書宣

宗朝以領度支以本官同平章事

元儒元和五年登進士第元式子錯仕至京兆尹

杜元穎萊公如晦裔孫也父佐官卑元穎貞元末進士登第再辟使
府元和中為左拾遺右補闕召入翰林充學士手筆敏速憲宗稱之
吳元濟平以書詔之勤賜緋魚袋轉司勳員外郎知制誥穆宗即位
召對思政殿賜金紫超拜中書舍人其年冬拜戶部侍郎承旨長慶
元年三月以本官同平章事加上柱國建安男元穎自穆宗登極自
補闕至侍郎不周歲居輔相之地辭臣速達未有如元穎之比也三

年冬帶平章事出鎮蜀川穆宗御安福門臨餞昭愍即位童心多僻
務為奢侈而元穎求蜀中珍異玩好之具貢奉相繼以固恩寵以故
箕斂刻削工作無虛日軍民嗟怨流聞于朝大和三年南詔蠻陷攻
戎嵩等州徑犯成都兵及城下一無備擬方率左右固牙城而已蠻
兵大掠蜀城王帛子女工巧之具而去是時蠻三道而來東道攻梓
州郭釗禦之而退時元穎幾陷賴郭釗擊敗其衆方還蠻驅蜀人至
大渡河謂之曰此南吾境放爾哭別鄉國數萬士女一時慟哭風日
為之慘悽哭已赴水而死者十餘怨毒之聲累年不息蠻首領箠顛
遣人上表曰蠻軍比修職貢遠敢侵邊但杜元穎不恤三軍令入蠻
疆作賊移文報彼都不見信故蜀部軍人繼為鄉盜蓋蜀人怨苦之
深祈我此行誅虐帥也誅之不遂無以慰蜀士之心願陛下誅之監
軍小使張士謙至備言元穎之咎坐貶循州司馬判官崔璜連州司
馬紇于衆郢州長史盧弁唐州司馬皆以佐元穎無狀也六年卒於
貶所臨終上表乞贈官贈湘州刺史元穎弟絳位終太子賓客絳子

審權位至宰相自有傳

崔弘禮字從周博陵人北齊懷遠之七代孫祖育常州江陰令父孚湖州長城令弘禮風貌魁偉磊落有大志舉進士累佐藩府官至侍御史元和中呂元膺為東都留守以弘禮為從事時淮西吳少陽初死吳元濟阻兵拒命山東反側之徒為之影援東結李師道謀襲東洛以脅朝廷弘禮為元膺籌畫部分兵衆以固東都卒亦無患累除分州棣州刺史會田弘正請入覲請副使乃授弘禮衛州刺史元魏博節度副使歷鄭州刺史長慶元年劉總入覲張弘靖移鎮范陽復加弘禮檢校左散騎常侍元幽州盧龍軍節度副使未及境幽鎮兵亂改為絳州刺史明年汴州李介反急詔追弘禮為河南尹兼御史大夫東都畿汝都防禦副使介平遷河陽節度使整練戈矛頗壯戎備又上言請於秦渠下闢荒田二百頃歲收粟二萬斛詔皆從之以疾連表請代數歲拜檢校戶部尚書華州刺史會天平軍節使烏重胤卒朝廷難其人復以弘禮為天平軍節度使仍詔即日乘遽赴鎮

文宗即位就加檢校左僕射理郛三載改授東都留守仍遷刑部尚書詔赴闕以疾未至大和四年十月復除留守是歲十二月卒年六十四贈司空弘禮少時專以倜儻意氣自任通涉兵書留心軍旅之要用此累更選用歷踐藩鎮所居無可尚之績雖繕完有素然善治生蓄積物議少之

李虞仲字見之趙郡人祖震大理丞父端登進士第工詩大曆中與韓翃錢起盧綸等文詠唱和馳名都下號大曆十才子時郭尚父少子曖尚代宗女昇平公主賢明有才思尤喜詩人而端等十人多在曖之門下每宴集賦詩公主坐視簾中詩之美者賞百縑曖因拜官會十子曰詩先成者賞時端先獻警句云薰香荀令偏憐小傅粉何郎不解愁王即以百縑賞之錢起曰李校書誠有才此篇宿構也願賦一韻正之請以起姓為韻端即褰帟而獻曰方塘似鏡草芊芊初月如鉤未止弦新開金埒教調馬舊賜銅山許鑄錢曖曰此愈工也起等始服端自校書郎移疾江南授杭州司馬而卒虞仲亦工詩元

和初登進士第又以制策登科授弘文校書從事荆南入爲太常博士遷兵部員外司勳郎中寶曆中考制策甚精轉兵部郎中知制誥拜中書舍人大和四年出爲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入拜左散騎常侍兼秘書監八年轉尚書右丞九年爲兵部侍郎尋改吏部開成元年四月卒時年六十五虞仲簡澹寡欲立性方雅奕代文學達而不矜士友重之

王質字華卿太原祁人五代祖通字仲淹隋末大儒號文中子通生福祚終上蔡主簿福祚生勉登進士第制策登科位終寶鼎令勉生怡終渝州司戶怡生潛揚州天長丞質則潛之第五子少負志操以家世官卑思立名於世以大其門寓居壽春躬耕以養母專以講學爲事門人授業者大集其門年甫強仕不求聞達親友規之曰以華卿之才取名位如俯拾地芥耳安自苦於闕茸者乎揚名顯親非耕稼可致也質乃白於母請赴鄉舉元和六年登進士甲科釋褐嶺南管記歷佐淮蔡許昌梓潼興元四府累奏兼監察御史入朝爲殿中

遷侍御史戶部員外郎爲舊府延薦檢校司封郎中賜金紫文興元節度副使入爲戶部郎中遷諫議大夫大和中王守澄構陷宰相宋申錫文宗怒欲加極法質與常侍崔玄亮雨泣切諫請付外推申錫方從輕典質爲中人側目執政出爲虢州刺史質射策時深爲李吉甫所器及德裕爲相甚禮之事必咨決尋召爲給事中河南尹八年爲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宣歙團練觀察使在政三年開成元年十二月無疾暴卒時年六十八贈左散騎常侍謚曰定質清廉方雅爲政有聲雖權臣待之厚而行已有素不涉朋比之議在宣城辟崔珣劉蕢裴夷直趙晳爲從事皆一代名流視其所與人士重之子曰慶存

盧簡辭字子策范陽人後徙家于蒲祖翰父綸天寶末舉進士遇亂不第奉親避地於鄱陽與郡人吉中孚爲林泉之友大曆初還京師宰相王縉奏爲集賢學士秘書省校書郎王縉兄弟有詩名於世縉旣官重凡所延辟皆辭人名士以綸能詩禮待逾厚會縉得罪坐累

久之調陝府戶曹河南密縣令建中初為昭應令朱泚之亂咸寧王
渾瑊克京城西面副元帥乃拔綸為元帥判官檢校金部郎中貞元
中吉中孚為翰林學士戶部侍郎典邦賦薦綸于朝會丁家艱而中
孚卒太府卿韋渠牟得幸於德宗綸即渠牟之甥也數稱綸之才德
宗召之內殿令和御製詩超拜戶部郎中乃欲委之掌誥居無何卒
初大曆中詩人李端錢起韓翃輩能為五言詩而辭情捷麗綸作尤
工至貞元末錢李諸公凋落綸嘗為懷舊詩五十韻叙其事曰吾與
吉侍郎中孚司空郎中曙苗員外發崔補闕峒耿拾遺韋李校書端
風塵追遊向三十載數公皆負當時盛稱榮耀未幾俱沉下泉傷悼
之際常暢博士追感前事賦詩五十韻見寄輒有所酬以申悲舊兼
寄夏侯審侍御其歷言諸子云侍郎文章宗傑出淮楚靈掌賦若吹
籟司言如建瓴郎中善慶餘雅韻與琴清鬱鬱松帶雪蕭蕭鴻入冥
員外真貴儒弱冠被華纓月香飄桂實乳溜瀝瓊英補闕思冲融巾
拂藝亦精彩蝶戲芳圃瑞雲滋翠屏拾遺興難侔逸調曠無程九醞

貯彌潔三花寒轉馨校書才智雄舉世一娉婷睹聖鬼神變屬辭鸞
鳳驚老肩曳長裾揔轡奉和鈴共賦瑤臺雪同觀金谷笙倚天方比
劍沉水忽如餅君持玉盤珠寫我懷袖盈讀罷涕交頤願言躋百齡
綸之才思皆此類也文宗好文尤重綸詩嘗問侍臣曰盧綸集幾卷
有子弟否李德裕對曰綸有四男皆登進士第今員外郎簡能侍御
史簡辭是也即遣中使詣其家令進文集簡能盡以所集五百篇上
獻優詔嘉之簡辭元和六年登第三辟諸侯府長慶末入朝為監察
轉侍御史文雅之餘尤精法律歷朝簿籍靡不經懷寶曆中故京兆
尹黎幹男媚經臺治父葉縣舊業臺司莫知本末簡辭曰幹坐魚朝
恩黨誅田產籍沒大曆已來多少赦令豈有雪朝恩黎幹節文况其
田產分給百姓將及百年而媚侍中助而冒論耶乃移汝州刺史裴
通準大曆元年勅給百姓又福建鹽鐵院官盧昂坐贓三十萬簡辭
按之於其家得金牀瑟瑟枕大如斗昭愍見之曰此官中所無而盧
昂為吏可知也尋轉考功員外郎轉郎中大和中坐事自太僕卿出

為衢州刺史會昌中入為刑部侍郎轉戶部大中初轉兵部侍郎檢校工部尚書許州刺史御史大夫忠武軍節度使遷檢校刑部尚書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卒簡辭兄

簡能字子拙登第後再辟藩府入為監察御史大和九年由駕部員外檢校司封郎中充鳳翔節度判官時鄭注得幸李訓與之謀誅宦官俾注鎮鳳翔仍妙選當時才俊以為賓佐簡能與蕭俛弟傑錢起子可復皆為訓所選從注及訓敗注誅簡能蕭傑等四人皆為監軍使所害簡辭弟弘正簡求

弘正字子強元和末登進士第累辟使府掌書記入朝為監察御史侍御史大和中華州刺史宇文鼎戶部員外盧允中坐賊弘正按之文宗怒將殺鼎弘正奏曰鼎歷持綱憲繩紕之官今為近輔刺史以賊污聞死固常典但取受之首罪在允中監司之責鼎當連坐文宗釋之鼎方減等三遷兵部郎中給事中會昌末王師討劉稹時詔河北三帥收山東州郡俄而何弘敬王元逵得刑洛磁三郡宰臣奏議

曰山東三郡以賊積未誅宜且立留後如弘敬元逵有所陳請則朝廷難以依違上曰然誰可任者李德裕曰給事中盧弘正嘗為昭義判官性又通敏推擇攸宜即命為邢洛磁團練觀察留後未行而積誅乃令弘正銜命宣喻河北三鎮使還拜工部侍郎大中初轉戶部侍郎充鹽鐵轉運使前是安邑解縣兩池鹽法積弊課入不充弘正令判官司空輿至池務檢察特立新法仍奏輿為兩池使三年課入加倍其法至今賴之檢校戶部尚書出為徐州刺史武寧軍節度使徐泗豪觀察等使徐方自智興之後軍士驕怠有銀刀都尤勞姑息前後屢逐主帥弘正在鎮暮年皆去其首惡喻之忠義訖於受代軍旅無譁鎮徐四年遷檢校兵部尚書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宋毫穎觀察等使卒于鎮

簡求字子臧長慶元年登進士第釋褐江西王仲舒從事又從元稹為浙東江夏二府掌書記裴度鎮襄陽保釐洛都皆辟為賓佐奏殿中侍御史入朝拜監察裴度鎮太原復奏為記室入為殿中賜緋牛

僧孺鎮襄漢辟為觀察判官入為水部戶部二員外郎會昌末討劉
稹詔以許帥李公佐為招討使朝廷以簡求累佐使府達於機略乃
以簡求為忠武節度副使知節度事本道供軍使入為吏部員外轉
本司郎中求為蘇州刺史時簡辭鎮漢南弘正為侍郎領使務昆仲
皆居顯列時人榮之既而宰執不協弘正出鎮罷簡求為左庶子分
司數年出為壽州刺史九年党項叛以簡求為四鎮北庭行軍涇州
刺史涇原渭武節度押蕃落等使檢校左散騎常侍上柱國范陽縣
男食邑三百戶十一年遷檢校工部尚書定州刺史御史大夫義武
軍節度北平軍等使十三年檢校刑部尚書鳳翔尹鳳翔隴西節度
觀察等使十四年八月代裴休為太原尹北都留守充河東節度觀
察等使簡求辭翰縱橫長於應變所歷四鎮皆控邊陲屬雜虜寇邊
因之移授所至撫御邊鄙晏然太原軍素管退渾契必沙陁三部落
或撫納不至多為邊患前政或要之詛盟質之子弟然為盜不息簡
求開懷撫待接以恩信所質子弟一切遣之故五部之人忻然聽命

咸通初以疾辭表章瀝懇制以太子太師致仕還於東都都城有園
林別墅歲時行樂子弟侍側公卿在席詩酒賞詠竟日忘歸如是者
累年五年十月卒時年七十六贈尚書左僕射簡能子

知猷登進士第釋褐秘書省正字宰臣蕭歎鎮江陵成都辟為兩府
記室入拜左拾遺改右補闕史館脩撰轉員外郎出為饒州刺史入
拜兵部郎中賜緋魚改吏部郎中太常少卿出為商州刺史徵拜給
事中轉中書舍人僖宗幸山南襄王偽署乃避地金州駕還徵拜工
部侍郎轉戶部判史館遷尚書右丞兵部侍郎歷太常卿工部戶部
尚書復領太常卿昭宗在華下加檢校右僕射守太子少師進位太
子太師檢校司空卒於華下知猷器度長厚文辭美麗充工書落簡
措翰人爭摸倣子文度位亦至丞郎簡辭無子以簡求子貽殷玄禧
入繼貽殷終光祿少卿玄禧登進士第終國子博士弘正子虔灌有
俊才進士登第所著文筆為時所稱位終祕書監簡求十子而嗣業
汝弼最知名嗣業進士登第累辟使府廣明初以長安尉直昭文館

唐傳百十三
左拾遺右補闕王鐸徵兵收兩京辟為都統判官檢校禮部郎中卒
汝弼登進士第累遷至祠部員外郎知制誥從昭宗遷洛屬柳璨黨
附賊臣誣陷士族汝弼懼移疾退居客遊上黨遇潞府為太原所攻
節度使丁會歸降從會至太原李克用奏為節度副使累奏戶部侍
郎太原使府有龍泉亭簡求節制時手書詩一章在亭之西壁汝弼
復為亞帥每亭中讌集未嘗居賓位西向俛首而已人士嘉之盧氏
兩世貴盛六卿方鎮相繼而未有居輔相者至中興嗣業子文紀仕
至尚書中書侍郎平章事

史臣曰孟襄陽之清節胡廣州之堅正卒以結權倖而敗積貨賄而
巨人如面焉固難知也二崔以綱憲相傾元穎以獻奇取媚雖遭時
多僻位至鼎司言之正人亦孔之醜而父事宦者何所逃譏以端綸
之才任不踰元士而盧簡辭之昆仲雲搏水擊鬱為鼎門非德及慶
鍾安能及此辭人之後不亦休哉

贊曰君子喻義小人近利孟譴胡亡家財掃地聲勢相傾崔杜醜名

端綸諸子奕葉光榮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一十三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二十四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王播播弟炎起

起子龜

李絳絳子璋瑱

楊於陵子景復

嗣復師復

王播字明敷曾祖璉嘉州司馬祖昇咸陽令父恕揚府參軍播擢進士第登賢良方正制科授集賢校理再遷監察御史轉殿中歷侍御史貞元末倖臣李實為京兆尹恃恩頗橫嘗遇播於途不避故事尹避臺官播移文詆之實怒後奏播為三原令欲挫之播受命趨府謁謝盡府縣之儀及臨所部政理脩明恃勢豪門未嘗貸法歲終考課為畿邑之最實以其人有政術甚禮重之頻薦之于上德宗奇之將不次拔用會母喪順宗即位除駕部郎中改長安令歲中遷工部郎中知臺雜刺舉綱憲為人所稱轉考功郎中出為虢州刺史李巽領鹽鐵奏為副使兵部郎中元和五年代李夷簡為御史中丞振舉朝

章百職脩舉十月代許孟容爲京兆尹時禁軍諸鎮布列畿內軍人出入屬鞬佩劍往往盜發難以擒姦而播奏請畿內軍鎮將卒出入不得持戎具諸王駙馬權豪之家不得於畿內按試鷹犬畋獵之具詔從之自是姦盜弭息六年三月轉刑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播長於吏術雖案牘鞅掌剖析如流黠吏詆欺無不彰敗時天下多故法寺議讞科條繁雜播備舉前後格條置之座右凡有詳決疾速如神當時屬僚歎服不暇十年四月改禮部尚書領使如故先是李巽以程昇爲江淮院官昇又通泉貨及播領使奏之爲副當王師討吳元濟令昇乘傳往江淮賦輿大集以至賊平深有力焉及皇甫鏞用事恐播大用乃請以使務命程昇領之播守本官而已十三年檢校戶部尚書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穆宗即位皇甫鏞貶播累表求還京師長慶元年七月徵還拜刑部尚書復領鹽鐵轉運等使十月兼中書侍郎平章事領使如故長慶中內外權臣率多假借播因銅鹽權居朝弼專以承迎爲事而安危啓沃不措一言時河北復叛

朝廷用兵會裴度自太原入覲朝野物論言度不宜居外明年三月留度復知政事以播代度爲淮南節度使檢校右僕射領使如故仍請攜鹽鐵印赴鎮上都院印請別給賜從之播至淮南屬歲旱儉人相啖食課最不充設法培斂比屋嗟怨敬宗即位就加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空罷鹽鐵轉運使時中尉王守澄用事播自落利權廣求珍異令腹心吏內結守澄以爲之助守澄乘間啓奏言播有才上於延英言之諫議大夫獨孤朗張仲方起居郎孔敏行柳公權宋申錫補闕韋仁實劉敦儒拾遺李景讓薛廷老等請開延英面奏播之姦邪交結寵倖復求大用天子冲幼不能用其言自是物議紛然不息明年正月播復領鹽鐵轉運使播旣得舊職乃於銅鹽之內巧爲賦斂以事月進名爲羨餘其實正額務希獎擢不恤人言時揚州城內官河水淺遇旱即滯漕船乃奏自城南閘門西七里港開河向東屈曲取禪智寺橋通舊官河開鑿稍深舟航易濟所開長一十九里其工役料度不破省錢當使方圓自備而漕運不阻後政賴之文宗即

位就加檢校司徒大和元年五月自淮南入覲進大小銀盃三千四百枚綾絹二十萬匹六月拜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領使如故二年進封太原公太清宮使四年正月患喉腫暴卒時年七十二廢朝三日贈太尉播出自單門以文辭自立踐昇華顯鬱有能名而隨勢沉浮不存士行姦邪進取君子耻之然天性勤於吏事使務填委胥吏盈廷取決簿書堆案盈机他人若不堪勝而播用此為適播子式弟炎起

炎貞元十五年登進士第累官至太常博士早世子鐸鏐起字舉之貞元十四年擢進士第釋褐集賢校理登制策直言極諫科授藍田尉宰相李吉甫鎮淮南以監察充掌書記入朝為殿中遷起居郎司勳員外郎直史館元和十四年以比部郎中知制誥穆宗即位拜中書舍人長慶元年遷禮部侍郎其年錢徽掌貢士為朝臣請託人以為濫詔起與同職白居易覆試覆落者多微貶官起遂代徽為禮部侍郎掌貢二年得士尤精先是貢舉猥濫勢門子弟交相酬酢寒門

俊造十棄六七及元稹李紳在翰林深怒其事故有覆試之科及起考貢士奏當司所選進士據所考雜文先送中書令宰臣閱視可否然後下當司放榜從之議者以為起雖避是非失貢職也故出為河南尹入為吏部侍郎文宗即位加集賢學士判院事以兄播為僕射輔政不欲典選部改兵部侍郎大和二年出為陝虢觀察使兼御史大夫四年入拜尚書左丞居播之喪號毀過禮友悌尤至遷戶部尚書判度支以西北邊備歲有和帀以給軍勞人饋輓奏於靈武邠寧起營田六年檢校吏部尚書河中尹河中晉絳節度使時屬蝗旱粟價暴踊豪門閉糴以邀善價起嚴誡儲畜之家出粟於市隱者致之於法繇是民獲濟焉七年入為兵部尚書八年檢校右僕射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江漢水田前政撓法塘堰缺壞起下車命從事李業行屬郡檢視而補繕特為水法民無凶年九年就加銀青光祿大夫時李訓用事訓即起貢舉門生也欲援起為相八月詔拜兵部侍郎判戶部事其冬訓敗起以儒素長者人不以為累但罷判戶部

事文宗好文尤尚古學鄭覃長於經義起長於博洽俱引翰林講論
經史起僻於嗜學雖官位崇重耽玩無斁夙夜孜孜殆忘寢食書無
不覽經目靡遺轉兵部尚書以莊恪太子登儲欲令儒者授經乃兼
太子侍讀判太常卿元禮儀詳定使創造禮神九玉奏議曰邦國之
禮祀為大事珪璧之議經有前規謹按周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
黃琮禮地青珪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黑璜禮北方又云
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主璧以祀日月星辰凡此九器
皆祀神之玉也又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鄭玄云禋煙也為玉幣祭
訖燔之而升煙以報陽也今與開元禮義同此則焚王之驗也又周
禮掌國之玉鎮大寶器若大祭既事而藏之此則收玉之證也梁代
崔靈恩撰三禮義宗云凡祭天神各有二玉一以禮神一則燔之禮
神者訖事却收祀神者與牲俱燎則靈恩之義合于禮經今國家郊
天祀地祀神之玉常用守經據古禮神之玉則無臣等請下有司精
求良玉創造蒼璧黃琮等九器祭訖則藏之其燎玉即依常制從之

為太子廣五運圖及文場秀句等獻之二年以本官充翰林侍講學
士莊恪太子薨詔起為哀冊文辭情婉麗四年遷太子少師判兵部
事侍講如故以其家貧特詔每月割仙韶院月料錢三百千添給起
富於文學而理家無法俸料入門即為僕妾所有帝以師友之恩特
加周給議者以與伶官分給可為耻之武宗即位八月克山陵鹵簿
使樞密使劉弘逸薛季稜懼誅欲因山陵兵士謀廢立起與山陵使
知其謀密奏皆伏誅尋檢校左僕射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會
昌元年徵拜吏部尚書判太常卿事三年權知禮部貢舉明年正拜
左僕射復知貢舉起前後四典貢部所選皆當代辭藝之士有名於
時人皆賞其精鑒狗公也其年秋出為興元尹兼同平章事克山南
東道節度使赴鎮日延英辭帝謂之曰卿國之耆老宰相無內外朕
有闕政飛表以聞宴賜頗厚在鎮二年以老疾求代不許大中元年
卒于鎮時年八十八廢朝三日贈太尉謚曰文懿文集一百二十卷
五緯圖十卷寫宣十卷起侍講時或僻字疑事令中使口宣即以勝

子對故名曰寫宣子龜嗣

龜字大年性簡澹蕭灑不樂仕進少以詩酒琴書自適不從科試京城光福里第起兄弟同居斯為宏敞龜竟在人外倦接朋游乃於永達里園林深僻處創書齋吟嘯其間目為半隱亭及從父起在河中於中條山谷中起草堂與山人道士遊朔望一還府第後人目為郎君谷及起保釐東周龜於龍門西谷構松齋棲息往來放懷事外起鎮興元又於漢陽之龍山立隱舍每浮舟而往其閑逸如此武宗知之以左拾遺徵久之方至殿廷一謝陳情曰臣才疎散無用於時加以疾病所嬰不任祿仕臣父年將九十作鎮遠藩喜懼之年闕於供侍乞罷今職以奉晨昏上優詔許之明年丁父憂服闋以右補闕徵遷侍御史尚書郎大中末出為宣歙團練觀察副使賜緋入為祠部郎中史館修撰前從崔與貳宣歙及輿鎮河中又奏為副使入為兵部郎中賜金紫尋知制誥咸通末以弟鐸在中書不欲在禁掖改太常少卿尋檢校右散騎常侍同州刺史牙將白約者甚狡蠹前後防

禦使不能制龜因事發笞死以徇人皆畏威自效十四年轉越州刺史御史大夫浙東團練觀察使先是龜兄式撫臨此郡有惠政聞龜復至舞抃迎之屬徐泗之亂江淮盜起山越亂攻郡為賊所害贈工部尚書子堯

堯苦學善屬文以季父作相避嫌不就科試乾符初崔瑾廉察湖南崔洵鎮江陵皆辟為從事蕭邁作相奏授藍田尉直史館遷左拾遺右補闕中丞盧涯奏為侍御史從僖宗幸山南拜右司員外郎卒子權中興仕至兵部尚書式以門蔭累遷監察御史轉殿中亦巧宦大和中依倚鄭注謁王守澄為中丞歸融所劾出為江陵少尹太中後踐更省署咸通初為浙東觀察使草賊仇甫據明州叛來攻會稽式討平之式有威略三年徐州銀刀軍叛以式為徐州節度使式至鎮盡誅銀刀等七軍徐方平定天子嘉之後累歷方任卒

鐸字昭範會昌初進士第兩辟使府大中初入為監察御史咸通初由舊部郎中知制誥拜中書舍人五年轉禮部侍郎典貢士兩歲時

稱得人七年以戶部侍郎判度支遷禮部尚書十二年以本官同平章事時宰相韋保衡以拔擢之恩事鐸尤謹累兼刑部吏部尚書僖宗即位加右僕射保衡得罪以鐸檢校右僕射出為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鐸有經世大志以安邦為己任士友推之乾符二年河南江左相繼寇盜結集內官田令孜素聞鐸名乃復召鐸拜右僕射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四年賊陷江陵楊知溫失守宋威破賊失策朝議統率宰相盧攜稱高駢累立戰功宜付軍柄物議未允鐸廷奏曰臣忝宰執之長在朝不足分陛下之憂臣願自率諸軍盪滌羣盜朝議然之五年以鐸守司徒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兼江陵尹荆南節度使充諸道行營兵馬都統鐸至鎮綏懷流散完葺軍戎暮年之間武備嚴整時兗州節度使李係者西平王晟之孫以其家世將才奏用為都統都押衙兼湘南團練使時黃巢在嶺南鐸悉以精甲付係令分兵扼嶺路係無將略微有口才軍政不理廣明初賊自嶺南寇湖南諸郡係守城自固不敢出戰賊編木為棧沿湘而下急攻潭州陷之

係甲兵五萬皆為賊所殺投屍於江鐸聞係敗令部將董漢宏守江陵自率兵萬餘會襄陽之師江陵竟陷於賊天子不之責罷相守太子太師宰相盧攜用事竟以淮南高駢代鐸為都統其年秋賊焚剽淮南高駢挫敗及賊陷兩京盧攜得罪天子用鄭畋為兵馬都統明年畋病歸行在朝議復以鐸為侍中滑州刺史義武軍節度使充諸道行營都統率禁軍山南東蜀之師三萬營於東整屋進屯靈感寺明年春交鄆徐許鄭滑邠寧鳳翔十鎮之師大集關內時賊已僭名號以前浙東觀察使崔瑒尚讓為宰相傳偽命天下藩帥多持兩端既聞鐸傳檄四方諸侯翻然景附賊之號令東西不過岐華南北止及山河而勁卒驍將日馳突於國門羣賊由是離心其年秋賊將朱溫降收同州十一月賊華州戍卒七千來奔三年二月沙陁軍至收華州四月敗賊於良田坡遂收京城封鐸晉國公鐸加中書令以收城諸將量其功伐高下承制爵賞以聞是時國命危若綴旒天子播越蠻陬大事去矣若非鄭畋之奮發鐸之忠義則土運之隆替未可

知也自巢讓之亂關東方鎮牙將皆逐王帥自號藩臣時溥據徐州
朱瑄據鄆州朱瑾據兗州王武俊據青州周岌據許州王重榮據河
中諸葛爽據河陽皆自擅一藩職貢不入賞罰由已既逐賊出關尤
恃功伐朝廷姑息不暇巢賊出關東與蔡帥秦宗權合縱時溥舉兵
徐方請身先討賊乃授溥都統之命十軍軍容使田令孜以內官楊
復光有監護用師之功尤忌儒臣立事故有時溥之授初鐸出軍兼
鄭滑節度使以便供饋至是罷鐸都統之權令仗節歸藩鐸以朱全
忠於已有恩倚爲藩蔽初全忠辭禮恭順既而全忠軍旅稍集其意
漸倨鐸知不可依表求還朝其年冬僖宗自蜀將還乃以鐸爲滄景
節度使時楊全孜在滄州聞鐸之來訴於魏州樂彥貞鐸受命赴鎮
至魏州旬日彥貞迎謁宴勞甚至鐸以上台元老功蓋羣后行則肩
輿妓女夾侍賓僚服御盡美一時彥貞子從訓兇戾無行竊所慕之
令甘陵州卒數百人伏於漳南之高雞陌及鐸行李至皆爲所掠鐸
與賓客十餘人皆遇害時光啓四年十二月也鐸弟鐸累官至汝州

刺史王仙芝陷郡城被害

李絳字深之趙郡贊皇人也曾祖貞簡祖剛官終寧邑父元善襄州
錄事參軍絳舉進士登宏辭科授秘書省校書郎秩滿補渭南尉貞
元末拜監察御史元和二年以本官充翰林學士未幾改尚書主客
員外郎踰年轉司勳員外郎五年遷本司郎中知制誥皆不離內職
孜孜以匡諫爲已任憲宗即位叛臣李錡阻兵於浙右錡既誅朝廷
將輦其所沒家財絳上言曰李錡兇狡叛戾僭侈誅求刻剝六州之
人積成一道之苦聖恩本以叛亂致討蘇息一方今輦運錢帛播聞
四海非所謂式遏亂略惠綏困窮伏望天慈並賜本道代貧下戶今
年租稅則萬姓欣戴四海誦詠矣憲宗嘉之時中官吐突承璀自藩
邸承恩寵爲神策護軍中尉乃於安國佛寺建立聖政碑大興功作
仍請翰林爲其文絳上言曰陛下布惟新之政刻積習之弊四海延
頸日望德音今忽立聖政碑示天下以不廣易稱大人者與天地合
德與日月合明執契垂拱勵精求理豈可以文字而盡聖德碑表而

贊皇猷若可敘述是有分限虧損盛德豈謂敷揚至道哉故自堯舜禹湯文武並無建碑之事至秦始皇荒逸之君煩酷之政然有梁嶧之碑揚誅伐之功紀巡幸之跡適足爲百王所笑萬代所譏至今稱爲失道亡國之主豈可擬議於此陛下嗣高祖太宗之業舉貞觀開元之政思理不遑會從諫如順流固可以堯舜禹湯文武方駕而行又安得追秦皇暴虐不經之事而自損聖政近者閻巨源請立紀聖功碑陛下詳盡事宜皆不允許今忽令立此與前事頗乖况此碑既在安國寺不得不敘載遊觀崇飾之事迹遊觀且乖理要敘崇飾又匪政經固非哲王所宜行也其碑伏乞聖恩特令寢罷憲宗深然之其碑遂止絳後因浴堂北廊奏對極論中官縱恣方鎮進獻之事憲宗怒厲聲曰卿所論奏何太過耶絳前論不已曰臣所諫論於臣無利是國家之利陛下不以臣愚使處腹心之地豈可見事虧聖德損清時而惜身不言仰屋竊歎是臣負陛下也若不顧患禍盡誠論旁忤侍臣上犯聖旨以此獲罪是陛下負臣也且臣與中官素不

相識又無嫌隙祇是威福太盛上損聖朝臣所以不敢不論耳使臣緘默非社稷之福也憲宗見其誠切改容慰喻之曰卿盡節於朕人所難言者卿悉言之使朕聞所不聞真忠正誠節之臣也他日南面亦須如此絳拜恩而退遽宣宰臣令與改官乃授中書舍人依前翰林學士翌日面賜金紫帝親爲絳擇良笏賜之前後朝臣裴武柳公綽白居易等或爲姦人所排陷特加貶黜絳每以密疏申論皆獲寬宥及鎮州節度使王士真死朝廷將用兵計除絳深陳以爲未可絳既盡心匡益帝每有詢訪多協事機六年猶以中人之故罷學士守戶部侍郎判本司事嘗因次對憲宗曰戶部比有進獻至卿獨無何也絳曰將戶部錢獻入內藏是用物以結私恩上聳然益嘉其直吐突承璀恩寵莫二是歲將用絳爲宰相前一日出承璀爲淮南監軍翌日降制以絳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同列李吉甫便僻善逢迎上意絳梗直多所規諫故與吉甫不協時議者以吉甫通於承璀故絳尤惡之絳性剛訐每與吉甫爭論人多直絳憲宗察絳忠

正自立故絳論奏多所允從上嘗謂絳曰卜筮之事習者罕精或中
或否近日風俗尤更崇尚何也對曰臣聞古先哲王畏天命示不敢
專邦有大事可疑者故先謀於卿士庶人次決於卜筮俱協則行之
末俗浮僞幸以徼福正行慮危邪謀覲安遲疑昏惑謂小數能決之
而愚夫愚婦假時日鬼神者欲利欺詐參之見聞用以刺射小近其
事神而異之近者風俗近巫此誠弊俗聖旨所及實辯邪源但存而
不論弊斯息矣他日延英上曰朕讀玄宗實錄見開元致理天寶非
亂事出一朝治亂相反何也絳對曰臣聞理生於危心亂生於肆志
玄宗自天后朝出居藩邸嘗蒞官守接時賢於外知人事之艱難臨
御之初任姚崇宋璟二人皆忠鯁上才動以致主為心明皇乘思理
之初亦勵精聽納故當時名賢在位左右前後皆尚忠正是以君臣
交泰內外寧謐開元二十年已後李林甫楊國忠相繼用事專引柔
佞之人分居要劇苟媚于上不聞直言嗜慾轉熾國用不足姦臣說
以興利武夫說以開邊天下騷動姦盜乘隙遂至兩都覆敗四海沸

騰乘輿播遷幾至難復蓋小人啓導縱逸生驕之致也至今兵宿兩
河西疆削盡毗戶凋耗府藏空虛皆因天寶喪亂以至於此安危理
亂實繫時主所行陛下思廣天聰親覽國史垂意精曠鑒于化源實
天下幸甚上又曰凡人行事當患不通於理已然之失追悔誠難古
人處此復有道否絳對曰行事過老聖哲皆所不免故天子致諍臣
以匡其失故主心理於中臣論政於外制理於未亂銷患於未萌主
或過舉則諫以正之故上下同體猶手足之於心膂交相為用以致
康寧此亦常理非難遵之事但矜得護失常情所蔽古人貴改過不
悛從善如流良為此也臣等備位無所發明但陛下不廢芻言則端
士賢臣必當自效帝曰朕擢用卿等所冀直言各宜盡心無隱以匡
不迨無以護失為慮也其秋魏博節度使田季安死其子懷諫幼弱
軍中立其大將田興使主軍事興卒以六州之地歸命其經始營創
皆絳之謀也時教坊忽稱密旨取良家士女及衣冠別第妓人京師
踴然絳謂同列曰此事大虧損聖德須有論諫或曰此嗜欲間事自

有諫官論列絳曰相公居常病諫官論事此難事即推與諫官可乎
乃極言論奏翌日延英憲宗舉手謂絳曰昨見卿狀所論採擇事非
卿盡忠於朕何以及此朕都不知向外事此是教坊罪過不論朕意
以至於此朕緣丹王已下四人院中都無侍者朕令於樂工中及閭
里有情願者厚其錢帛祇取四人四王各與一人伊不會朕意便如
此生事朕已令科罰其所取人並已放歸若非卿言朕寧知此過八
年封高邑縣男絳以足疾拜章求免九年罷知政事授禮部尚書十
年檢校戶部尚書出為華州刺史未幾入為兵部尚書丁母憂十四
年檢校吏部尚書出為河中觀察使河中舊為節制皇甫鎛惡絳祇
以觀察命之十五年鎛得罪絳復為兵部尚書穆宗即位改御史大
夫穆宗亟於畋遊行幸絳於延英切諫帝不能用絳以疾辭復為兵
部尚書長慶元年轉吏部尚書是歲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判東都尚
書省事充東都留守二年正月檢校本官充州刺史交海節度觀察
等使三年復為東都留守四年就加檢校司空寶曆初入為尚書左

僕射二年九月昭義節度使劉悟卒遺表請以子從諫嗣襲將吏詣
闕論請絳密奏請速除近澤潞四面將帥一人以充節度令倍程赴
鎮使從諫未及拒命新使已到所謂疾雷不及掩耳潞州軍心自有
所繫從諫無位何名主張時宰相李逢吉王守澄已授從諫賂俱請
以從諫留後不能用絳言絳以直道進退問望傾於一時然剛腸嫉
惡賢不肖太分以此為非正之徒所忌又嘗與御史中丞王播相遇
於道播不為之避絳奏論事體勅令兩省詳議咸以絳論奏是李逢
吉佑播惡絳乃罷絳僕射改授太子少師分司東都文宗即位徵為
太常卿二年檢校司空出為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三年冬南蠻
寇西蜀詔徵赴援絳於本道募兵千人赴蜀及中路蠻軍已退所募
皆還興元兵額素定募卒悉令罷歸四年二月十日絳晨興視事召
募卒以詔旨喻而遣之仍給以廩麥皆怏怏而退監軍使楊叔元貪
財怙寵怨絳不奉已乃因募卒賞薄衆辭之際以言激之欲其為亂
以逞私憾募卒因監軍之言怒氣益甚乃譟聚趨府劫庫兵以入使

衙絳方與賓僚會宴不及設備聞亂北走登陴衙將王景延力戰以禦之兵折矢窮景延死絳乃為亂兵所害時年六十七絳初登陴左右請絳縋城可以避免絳不從乃并從事趙存約薛齊俱死焉文宗聞奏震悼下制曰朝有正人時稱令德入叅廟筭出摠師于方當寵任之臣橫罹不幸之酷殄瘁興歎播紳所同故山南西道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兼興元尹御史大夫上柱國趙郡開國公食品二千戶李絳神授聰明天賦情直抱仁義以希前抗立標準以程後來抑揚時情坐致台輔佐我烈祖格于皇天伏鉞宣風聯居樂土乘軒鳴玉嘗極清班先聲而物議皆歸不約而羣情自許漢中名部俾遂便安而變起不圖禍生無兆藏良之慟聞計增傷是極哀榮用優典禮三公正秩品數甚崇式表異恩以摠沉痛可贈司徒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賻布帛三千段米粟二百碩子

璋瑱

璋登進士第盧鈞鎮太原辟為從事大中末入朝為監察轉侍御史

出刺兩郡終宣歙觀察使子德林

楊於陵字達夫弘農人漢太尉震之第五子奉之後曾祖珪為辰州掾曹祖冠俗奉先尉父太清宋州單父尉於陵天寶末家寄河朔祿山亂其父歿於賊於陵始六歲及長客於江南好學有奇志弱冠舉進士釋褐為潤州句容主簿時韓滉節制金陵滉性剛嚴少所接與及於陵以屬吏謁謝滉甚奇之謂其妻柳氏曰夫人常擇佳壻吾閱人多矣無如楊主簿者後竟以女妻之秩滿為鄂岳江南二府從事累官至侍御史韓滉自江南入朝摠將相財賦之任頗承顧遇權傾中外於陵自江西府罷以婦翁權幸方熾不欲進取乃卜築於建昌以讀書山水為樂滉歿貞元八年始入朝為膳部員外郎歷考功吏部三員外判尚書時宰相有密親調集文書不如式於陵駁之大協物論遷右司郎中復轉吏部郎中改京兆少尹出為絳州刺史德宗雅聞其名拜辭赴郡詔留之拜中書舍人時李寶為京兆尹恃承恩寵於陵與給事中許孟容俱不附協為寶媒孽孟容改太常少卿於

陵爲秘書少監貞元末實輩敗遷於陵爲華州刺史充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未幾遷浙江東道都團練觀察等使政聲流聞入拜戶部侍郎復改京兆尹先是禁軍影占編戶無以區別自於陵請致挾名每五丁者得兩丁入軍四丁三丁者各以條限由是京師豪強復知所畏再遷戶部侍郎元和初以考策昇直言極諫牛僧孺等爲執政所怒出爲嶺南節度使會監軍使許遂振悍戾貪恣干撓軍政於陵奉公潔已遂振無能奈何乃以飛語上聞憲宗驚惑賴宰相裴垵爲於陵申理憲宗感悟五年入爲吏部侍郎遂振終自得罪於陵爲吏部凡四周歲檢察姦吏調補平允當時稱之初吏部試判別差考判官三人校能否元和初罷之七年吏部尚書鄭餘慶以疾請告乃復置考判官以兵部員外郎韋顥屯田員外張仲素大學博士陸巨等爲之於陵自東都來言曰本司考判自當公心非次置官不知曹內公事考官祇論判之能否不計闕員本司祇計員闕幾何定其留放置官不便彙執以已置顥等祇令考科目選人其餘常調委本司自

考於陵又以甲曆年深朽斷吏緣爲姦奏換大曆七年至貞元二十一年甲庫曆令本司郎官監換九年妖人楊叔高自廣州來于於陵請爲已輔於陵執奏殺之改兵部侍郎判度支時淮西用兵於陵用所親爲唐鄧供軍使節度使高霞寓以供軍有關牒度支於陵不爲之易其闕如舊霞寓軍屢有摧敗詔書督責之乃奏以度支饋運不繼憲宗怒十一年貶於陵爲桂陽郡守量移原王傅復遷戶部侍郎知吏部選事會誅李師道分其地爲三鎮朝人思有所制置以於陵兼御史大夫充淄青十二州宣慰使還奏合旨穆宗即位遷戶部尚書長慶初拜太常卿充東都留守年高拜章辭位寶曆二年授檢校右僕射兼太子太傅旋以左僕射致仕詔給全俸懇讓不受於陵器度弘雅進止有常居朝三十餘年踐更中外始終不失其正居官奉職亦善操守時人皆仰其風德大和四年十月卒年七十八冊贈司空謚貞孝子四人景復嗣復紹復師復嗣復自有傳

景復位終同州刺史

紹復進士擢第宏辭登科位終中書舍人

師復位終大理卿大中後楊氏諸子登進士第者十人

嗣復子授技搃紹復子擢拯據揆師復子拙振等擢終給事中拯

司封員外郎據右補闕揆左諫議大夫拙左庶子振左拾遺

史臣曰王氏三英播起位崇將相善始令終而炎薄祐短齡美鍾於

鐸而能驥首矯翼凌厲亨衢仗鉞秉衡扶持衰運天胡罰善遇盜而

殂悲哉李趙公頡頑禁林訐謨相府嘉言啓沃不以身為糜軀將壇

沒有餘裕揚僕射避婦翁之當軸疏驕尹之怙權守道居貞壽考終

吉行已始卒人以為難美哉
贊曰王氏儒宗一門三相趙公排擯言猶鯁亮于將雖折不改其剛

楊君之德詔夏洋洋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一十四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一十五

劉 昫 等修

韋夏卿

王正雅正雅族

柳公綽公綽子仲鄧

崔元亮

溫造造子璋

郭承嘏

殷侗盈孫

徐晦

韋夏卿字雲客杜陵人父迢檢校都官郎中嶺南節度行軍司馬夏卿苦學大曆中與弟正卿俱應制舉同時策入高等授高陵主簿累遷刑部員外郎時久旱蝗詔於郎官中選赤畿今改奉天縣令以課最第一轉長安令改吏部員外郎轉本司郎中拜給事中出為常州刺史夏卿深於儒術所至招禮通經之士時處士竇羣寓於郡界夏卿以其所著史論薦之于朝遂為門人改蘇州刺史貞元末徐州張建封卒初授夏卿徐州行軍司馬尋授徐泗濠節度使夏卿未至建封子愔為軍人立為留後因授旄鉞徵夏卿為吏部侍郎轉京兆尹

太子賓客檢校工部尚書東都留守遷太子少保卒時年六十四贈左僕射夏卿有風韻善談讌與人同處終年而喜愠不形於色撫孤姪恩踰己子早有時稱其所與游辟之賓佐皆一時名士為政務通適不喜改作始在東都傾心辟士頗得才彥其後多至卿相世謂之知人

王正雅字光謙其先太原尹東都留守翊之子伯父頊代宗朝御史大夫以貞亮鯁直名於當代卒諡曰忠惠正雅少時以孝行修謹元和初舉進士登甲科禮部侍郎崔邠甚知之累從職使府元和十一年拜監察御史三遷為萬年縣令當穆宗時京邑號為難理正雅抑強扶弱政甚有聲會柳公綽為京兆尹上前褒稱穆宗命以緋衣銀章就縣宣賜遷戶部郎中尋加知臺雜事再遷太常少卿出為汝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有中人為監軍怙權干政正雅不能堪乃謝病免入為大理卿會宋申錫事起獄自內出卒無證驗是時王守澄之威權鄭注之寵勢雖宰相重臣無敢顯言其事者唯正雅與京兆尹

崔綰上疏請出造事者付外考驗其事別具狀聞由是獄情稍緩申錫止於貶官中外翕然推重之大和五年十一月卒贈左散騎常侍正雅從弟重訓之子也位止河東令重子衆仲登進士第累官衡州刺史衆仲子

疑字致平少孤宰相鄭肅之甥少依舅氏十五兩經擢第常著京城六崗銘為文士所稱再登進士甲科崔瑛領鹽鐵辟為巡官歷佐梓潼宣歙使幕宰相崔龜從奏為鄆縣尉集賢校理遷監察御史轉殿中宰相崔絃出鎮揚州奏為節度副使入為起居郎歷禮部兵部考功三員外遷司封郎中長安令中丞鄭處誨奏知臺雜換考功郎中遷中書舍人時政不協出為同州刺史賜金紫暮年移疾華州敷水別墅踰年以禮部侍郎徵疑性堅正貢闈取士拔其寒俊而權豪請託不行為其所怒出為商州刺史明年檢校右散騎常侍潭州刺史湖南團練觀察使入為兵部侍郎領鹽鐵轉運使又以不奉權倖改秘書監出為河南尹檢校禮部尚書宣州刺史宣歙觀察使疑感通

中兩佐宣城使幕備究人之利病滌除積弊民俗阜康踰歲黃巢以
嶺表北歸大掠淮南攻圍和州疑令牙將樊儔率師據採石以援之
儔犯令疑即斬之以徇命別將烏穎代儔赴援竟解歷陽之圍賊怒
引衆攻宣城大將王洵請出軍逆戰疑曰賊忿恚而來宜持重待之
彼衆我寡萬一不捷則州城危矣洵銳意請行疑即閱集丁壯分守
要害登陴設備洵果戰死賊乘勝而來則守有備矣賊爲梯衝之具
急攻數月禦備力殫吏民請曰賊之兇勢不可當願尚書歸款退之
懼覆尚書家族疑曰人皆有族子豈獨全誓與此城同存亡也既而
賊已退去時乾符五年也其年夏疾甚有大星墜於正寢八月卒于
郡時五十八無子以弟子鑣爲嗣鑣兄鉅位終兵部侍郎

柳公綽字起之京兆華原人也祖正禮邠州士曹參軍父子溫丹州
刺史公綽幼聰敏年十八應制舉登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授秘書
省校書郎貞元元年也貞元四年復應制舉再登賢良方正科時年
二十一制出授渭南尉公綽性謹重動循禮法屬歲飢其家雖給而

每飯不過一器歲稔復初家甚貧有書千卷不讀非聖之書爲文不
尚浮靡慈隰觀察使姚齊梧奏爲判官得殿中侍御史冬薦授開州
刺史入爲侍御史再遷吏部員外郎武元衡罷相鎮西蜀與裴度俱
爲元衡判官尤相善先度入爲吏部郎中度以詩餞別有兩人同日
事征西今日君先捧紫泥之句元和初憲宗頗出遊畋銳意用兵公
綽欲因事諷諫五年十一月獻大醫箴一篇其辭曰天布寒暑不私
於人品類既一崇高以均惟謹好愛能保其身清淨無瑕輝光以新
寒暑滿天地之間泱肌膚之外好愛溢耳目之前誘心知於內清潔
爲隄奔射猶敗氣行無間刺不在大睿聖之姿清明絕俗心正無邪
志高寡欲謂天高矣氛蒙晦之謂地厚矣橫流潰之聖德超邁萬方
賴之飲食所以資身也過則生患衣服所以稱德也侈則生慢唯過
與侈心必隨之氣與心流疾亦伺之聖心不惑孰能移之畋遊恣樂
流情蕩志馳騁勞形咤叱傷氣惟天之重從禽爲累不養其外前脩
所忌聖心非之孰敢違之人乘氣生嗜欲以萌氣離有患氣疑則成

巧必喪真智必誘情去彼煩慮在此誠明醫之上者理於未然患居慮後防處事先心靜樂行體和道全然後能德施萬物以享億年聖人在上各有攸處庶政有官群藝有署臣司太醫敢告諸御憲宗深嘉之翊日降中使獎勞之曰卿所獻之文云氣行無間隙不在大何憂朕之深也踰月拜御史中丞公綽素與裴垙厚李吉甫出鎮淮南深怨垙六年吉甫復輔政以公綽爲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湖南觀察使湖南地氣卑濕公綽以母在京師不可迎侍致書宰相乞分司洛陽以便奉養久不許八年移爲鄂州刺史鄂岳觀察使乃迎母至江夏九年吳元濟蔡州叛王師討伐詔公綽以鄂岳兵五千隸安州刺史李聽率赴行營公綽曰朝廷以吾儒生不知兵耶即日上奏願自征行許之公綽自鄂濟湘江直抵安州李聽以廉使之禮事之公綽謂之曰公所以屬韉負弩者豈非爲兵事耶若去戎容被公服兩郡守耳何所統攝乎以公名家曉兵若吾不足以指麾則當赴闕不然吾且署職名以兵法從事矣聽曰唯公所命即署聽爲鄂岳都

知兵馬使中軍先鋒行營兵馬都虞候三牒授之乃選卒六千屬聽戒其部校曰行營之事一決都將聽感恩畏威如出麾下其知權制變甚爲當時所稱鄂軍旣在行營公綽時令左右省問其家如疾病養生送死必厚廩給之軍士之妻治容不謹者沉之于江行卒相感曰中丞爲我輩知家事何以報効故鄂人戰每剋捷十一年入爲給事中李師道歸朝遣公綽往鄆州宣諭使還拜京兆尹以母憂免十四年起爲刑部侍郎領鹽鐵轉運使轉兵部侍郎兼御史大夫領使如故長慶元年罷使復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時河朔復叛朝廷用兵補授行營諸將朝今夕改驛騎相望公綽奏曰自幽鎮用兵使命繁併館遞匱乏鞍馬多闕又勅使行李人數都無限約其衣緋紫乘馬者二十三匹衣黃綠者不下十匹五匹驛吏不得視券牒隨口即供驛馬旣盡遂奪路人鞍馬衣冠士庶驚擾怨嗟遠近喧騰行李將絕伏望聖慈聊爲定限乃下中書條流人數自是吏不告勞以言直爲北司所惡尋轉吏部侍郎二年九月遷御史大夫韓弘病自河

中入朝以弘守司徒中書令詔自察問疾弘遣其子達情言不能接見公綽謂其子曰聖上以公官重令百司省問異禮也如拜君賜宜力疾公見安有卧令子弟傳言耶弘懼扶牀而出人皆聳然三年改尚書左丞又拜檢校戶部尚書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行部至鄧縣縣吏犯法一賊賄一舞文縣令以公綽守法必殺賊吏獄具判之曰賊吏犯法法在姦吏壞法法亡誅舞文者公綽馬害圍人命斬之賓客進言曰可惜良馬圍人自防不至公綽曰安有良馬害人乎亟命殺之牛僧孺罷相鎮江夏公綽具戎容於郵舍候之軍吏自以漢上地高於鄂禮太過公綽曰竒章纔離台席方鎮重宰相豈尊朝廷也竟以戎容見有道士獻丹藥試之有驗問所從來曰鍊此丹於薊門時朱克融方叛公綽遠謂之曰惜哉至藥來於賊臣之境雖驗何益乃沉之于江而逐道士鄧縣人鄭懷政病狂妄稱天子公綽捕而殺之敬宗即位加檢校左僕射寶曆元年入為刑部尚書二年授邠州刺史邠寧慶節度使所部有神策諸鎮屯列要地承前不受

節度使制置遂致北虜深入公綽上疏論之因詔諸鎮皆稟邠寧節度使制置三年入為刑部尚書京兆人有姑鞭婦致死者府斷以償死公綽議曰尊毆卑非鬪且其子在以妻而戮其母非教也竟減死大和四年復檢校左僕射大原尹北都留守河南節度觀察等使是歲北虜遣梅祿將軍李暢以馬萬匹來市託云入貢所經州府守帥假之禮分嚴其兵備留館則戒卒於外懼其襲奪太原故事出兵送之暢及界上公綽使牙將祖考恭單馬勞問待以修好之意暢感義出涕徐驅道中不妄馳獵及至關牙門令譯引謁宴以常禮及市馬而還不敢侵犯陜北有沙陀部落自九姓六州皆畏避之公綽至鎮召其酋朱耶執宜直抵雲朔塞下治廢柵十一所募兵三千付之留屯塞上以禦匈奴其妻母來太原者請梁國夫人對酒食問遺之沙陀感之深得其効六年以病求代三月授兵部尚書徵還京師四月卒贈太子太保謚曰成公綽天資仁孝初丁母崔夫人之喪三年不沐浴事繼親薛氏三十年姻戚不知公綽非薛氏所生外兄薛官早

卒一女孤配張毅夫資遺甚於已子性端介寡合與錢徽蔣又杜元
穎薛存誠文雅相知交情款密凡六開府幕得人尤盛錢徽掌貢之
年鄭朗覆落公綽將赴襄陽首辟之朗竟為名相盧簡辭崔澳夏侯
孜韋長李續李拭皆至公卿為吏部侍郎與舅左丞崔從同省人士
榮之子仲郢第公權公諒

仲郢字諭蒙元和十三年進士擢第釋褐祕書省校書郎牛僧孺鎮
江夏辟為從事仲郢有父風動修禮法僧孺歎曰非積習名教安能
及此入為監察御史五年遷侍御史富平縣人李秀才籍在禁軍誣
鄉人斫父墓栢射殺之法司以專殺論文宗以中官所庇決杖配流
右補闕蔣係上疏論之不省仲郢執奏曰聖王作憲殺人有必死之
令聖明在上當官無壞法之臣今秀才犯殺人之科愚臣備監決之
任此賊不死是亂典章臣雖至微豈敢曠職其秀才未敢行決望別
降勅處分乃詔御史蕭傑監之傑又執奏帝遂詔京兆府行決不用
監之然朝廷嘉其守法會昌中三遷吏部郎中李德裕頗知之武宗

有詔減冗官吏部條流欲牒天下州府取戶額官負仲郢曰諸州每
冬申闕何煩牒耶倖門頓塞仲郢條理旬日減一千二百員時議為
愜遷諫議大夫五年淮南奏吳湘獄御史崔元藻覆按得罪仲郢上
疏理之人皆危懼德裕知其無私益重之武宗築仙臺仲郢累疏切
諫帝召諭之曰卿因舊趾增葺愧卿忠言德裕奏為京兆尹謝曰言
曰下官不期太尉恩獎及此仰報厚德敢不如竒章門館德裕不以
為嫌時廢浮圖法以銅像鑄錢仲郢為京畿鑄錢使錢工欲於摸加
新字仲郢止之唯淮南加新字後竟為僧人取之為像設鐘磬紆干
泉訴表甥劉詡毆母詡為禁軍小校仲郢不俟奏下杖殺為北司所
譖改右散騎常侍權知吏部尚書銓事宣宗即位德裕罷相出仲郢
為鄭州刺史周墀自江西移鎮滑臺過鄭觀其境內大理甚獎之俄
而墀入輔政遷為河南尹蒞事踰月召拜戶部侍郎居無何墀罷知
政事同列有疑仲郢與墀善左授秘書監數月復出為河南尹以寬
惠為政言事者以為不類京兆之政仲郢曰輦轂之下彈壓為先郡

邑之治惠養爲本向取類耶大中年轉梓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使
孔目吏邊章簡者以貨交近倖前後廉使無如之何仲郢因事決殺
部內肅然不俟行法而自理在鎮五年美績流聞徵爲吏部侍郎入
朝未謝改兵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大中十二年罷使守刑部
尚書咸通初轉兵部加金紫光祿大夫河東男食邑三百戶俄出爲
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鳳州刺史盧方又以輕罪決部民數日而
斃其妻列訴又旁引他吏械繫滿獄仲郢召其妻謂之曰刺史科小
罪誠人但本非死刑雖未出辜其實病死罰方又百直繫者皆釋郡
人深感之因決賊吏過當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踰年爲虢州刺史
數月檢校尚書左射僕東都留守盜發先人墓棄官歸華原除華州
刺史不拜數月以本官爲鄆州刺史天平軍節度觀察等使授節鉞
於華原別墅卒於鎮初仲郢自拜諫議後再遷官群烏大集於昇平
里第廷樹戟架皆滿凡五日而散詔下不復集家人以爲候唯除天
平烏不集仲郢嚴禮法重氣義嘗感李德裕之知大中朝李氏無祿

仕者仲郢領鹽鐵時取德裕兄子從質爲推官知蘇州院事令以祿
利贍南宅令狐綯爲宰相頗不悅仲郢與綯書自明其要云任安不
去常自愧於昔人吳誅自裁亦何施於今日李太尉受責旣久其家
已空遂絕菘嘗誠增痛惻綯深感歎尋與從質正貪官仲郢以禮法
自持私居未嘗不拱手內齋未嘗不束帶三爲大鎮廐無名馬衣不
薰香退公布卷不捨晝夜九經三史一鈔魏晉已來南北史再鈔手
鈔分門三十卷號柳氏自備又精釋典瑜伽智度大論皆再鈔自餘
佛書多手記要義小楷精謹無一字肆筆撰尚書二十四司箴韓愈
柳宗元深賞之有文集二十卷子珪壁玼

珪字鎮方大中五年登進士第累辟使府早卒

壁大中九年登進士第文格高雅嘗爲馬嵬詩詩人韓琮李商隱嘉
之馬植鎮陳許辟爲掌書記又從植汴州李瓚鎮桂管奏爲觀察判
官軍政不愜辟極言不納拂衣而去桂府尋亂入爲右補闕僖宗幸
蜀召充翰林學士累遷諫議大夫充職

玘應兩經舉釋褐祕書正字又書判拔萃高湜辟為度支推官踰年
拜右補闕湜出鎮澤潞奏為節度副使入為殿中侍御史李蔚鎮襄
陽辟為掌書記湜再鎮澤潞復為副使入為刑部員外湜為亂將所
逐貶高要尉玘三上疏申理湜見疏本歎曰我自辨析亦不及此尋
出廣州節度副使明年黃巢陷廣州郡人鄧承勳以小舟載玘脫禍
召為起居郎賊陷長安為刃所傷出奔行在歷諫議給事中位至御
史大夫玘嘗著書誡其子弟曰夫門地高者可畏不可恃可畏者立
身行已一事有墜先訓則罪大於他人雖生可以苟取名位死何以
見祖先於地下不可恃者門高則自驕族盛則人之所嫉實藝懿行
人未必信纖瑕微累十手爭指矣所以承世胄者修已不得不懇為
學不得不堅夫人生世以無能望他人用以無善望他人愛用愛無
狀則曰我不過時時不急賢亦由農夫鹵莽而種而怨天澤之不潤
雖欲弗餒其可得乎予幼聞先訓講論家法立身以孝悌為基以恭
默為本以畏怯為務以勤儉為法以交結為末事以氣義為因人肥

家以忍順保交以簡敬百行備疑身之未周三緘密慮言之或失廣
記如不及求名知儻來去去與驕庶幾減過莅官則潔已省事而後
可以言守法守法而可以言養人直不近禍廉不沽名廩祿雖微不
可易黎甿之膏血榷楚雖用不可恣褊狹之肯襟憂與福不偕潔與
富不並比見門家子孫其先正直當官耿介特立不畏強禦及其衰
也唯好犯上更無他能如其先遜順處已和柔保身以遠悔尤及其
衰也但有暗劣莫知所宗此際幾微非賢不達夫壞名災已辱先喪
家其失尤大者五宜深誌之其一自求安逸靡甘澹泊苟利於已不
恤人言其二不知儒術不悅古道惰前經而不恥論當世而解頤身
既寡知惡人有學其三勝已者馭之伎已者悅之唯樂戲譚莫思古
道聞人之善嫉之聞人之惡揚之浸漬頗僻銷刻德義簪裾徒在厮
養何殊其四崇好慢遊耽嗜麴蘖以銜杯為高致以勤事為俗流習
之易荒覺已難悔其五急於名宦匿近權要一資半級雖或得之衆
怒群猜鮮有存者茲五不是甚於座疽座疽則破石可瘳五失則巫

鑿莫及前賢烟誠方冊具存近代覆車聞見相接夫中人已下修辭
力學者則躁進患失思展其用審命知退者則業荒文蕪一不足採
唯上智則研其慮博其聞堅其習精其業用之則行捨之則藏苟異
於斯豈為君子初公綽理家甚嚴子弟克稟誠訓言家法者世稱柳
氏云

公權字誠懸幼嗜學十二能為辭賦元和初進士擢第釋褐祕書省
校書郎李聽鎮夏州辟為掌書記穆宗即位入奏事帝召見謂公權
曰我於佛寺見卿筆蹟思之久矣即日拜右拾遺充翰林侍書學士
遷右補闕司封員外郎穆宗政僻嘗問公權筆何盡善對曰用筆在
心心正則筆正上改容知其筆諫也歷穆敬文三朝侍書中禁公綽
在太原致書于宰相李宗閔云家弟苦心辭藝先朝以侍書見用頗
借工祝心實恥之乞換一散秩乃遷右司郎中累換司封兵部二郎
中弘文館學士文宗思之復召侍書遷諫議大夫俄改中書舍人充
翰林書詔學士每浴堂召對繼燭見跋語猶未盡不欲取燭宮人以

蠟淚揉紙繼之從幸未央宮苑中駐輦謂公權曰我有一喜事邊上
衣賜火不及時今年二月給春衣訖公權前奉賀上曰單賀未了卿
可賀我以詩宮人迫其口進公權應聲曰去歲雖無戰今年未得歸
皇恩何以報春日得春衣上悅激賞久之便殿對六學士上語及漢
文恭儉帝舉袂曰此澣濯者三矣學士皆贊詠帝之儉德唯公權無
言帝留而問之對曰人主當進賢良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服澣濯
之衣乃小節耳時周墀同對為之股慄公權辭氣不可奪帝謂之曰
極知舍人不合作諫議以卿言事有諍臣風彩却受卿諫議大夫翌
日降制以諫議知制誥學士如故開成三年轉工部侍郎充職嘗入
對上謂之近日外議如何公權對曰自郭皎除授邠寧物議頗有憾
否帝曰皎是尚父之從子太皇太后之季父在官無過自金吾大將
授邠寧小鎮何事議論耶公權曰以皎勳德除鎮攸宜人情論議者
言皎進二女入宮致此除拜此信乎帝曰二女入宮叅太后非獻也
公權曰叅李之嫌何以戶曉因引王珪諫太宗出盧江王妃故事帝

即令南內使張曰華送二女還皎公權忠言匡益皆此類也累遷學士承旨武宗即位罷內職授右散騎常侍宰相崔珙用為集賢學士判院事李德裕素待公權厚及為珙奏薦頗不悅左受太子詹士改賓客累遷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河東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復為左常侍國子祭酒歷工部尚書咸通初改太子少傅改少師居三品二品班三十年六年卒贈太子太師時年八十八公權初學王書遍閱近代筆法體勢勁媚自成一家當時公卿大臣家碑板不得公權手筆者人以為不孝外夷入貢皆別畧貨貝曰此購柳書上都西明寺金剛經碑備有鍾王歐虞褚陸之體尤為得意文宗夏日與學士聯句帝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續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時丁表五學士皆屬繼帝獨諷公權兩句曰辭清意足不可多得乃令公權題於殿壁字方圓五寸帝視之歎曰鍾王復生無以加焉大中初轉少師中謝宣宗召昇殿御前書三紙軍容使西門季玄捧硯樞密使崔巨源過筆一紙真書十字曰衛夫人傳筆法於王右

軍一紙行書十一字曰永禪師真草千字文得家法一紙草書八字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賜錦綵餅盤等銀器仍令自書謝狀勿拘真行帝尤奇惜之公權志耽書學不能治生為勳戚家碑板問遺歲時鉅萬多為主藏豎海鷗龍安所竊別貯酒器杯盃一筒緘滕如故其器皆亡訊海鷗乃曰不測其亡公權哂曰銀杯羽化耳不復更言所寶唯筆硯圖畫自扁鵲之常評硯以青州石末為第一言墨易冷絳州黑硯次之尤精左氏傳國語尚書毛詩莊子每說一義必誦數紙性曉音律不好奏樂常云聞樂令人驕怠故也

公綽伯父子華永泰初為嚴武西蜀判官奏為成都令累遷池州刺史入為昭應令知府東十三縣捕賊尋檢校金部郎中修葺華清宮使元載欲用為京兆尹未拜而卒自知死日預為墓誌有知人之明公綽生三日視之謂其弟子温曰保惜此兒福祚吾兄弟不能及與吾門者此兒也因以起之為公綽字子華二子公器公度善攝生年八十餘步履輕便或祈其術曰吾初無術但未嘗以元氣佐喜怒氣

海嘗温耳位止光祿少卿公器子遵遵子璨璨仕至宰相自有傳
崔玄亮字晦叔山東慈州人也玄亮貞元十一年登進士第從事諸
侯府性雅澹好道術不樂趨競久遊江湖至元和初因知己薦達入
朝再遷監察御史轉侍御史出爲密湖曹二郡刺史每一遷秩謙讓
輒形於色大和初入爲太常少卿四年拜諫議大夫中謝曰面賜金
紫朝廷推其名望遷右散騎常侍來年宰相宋申錫爲鄭注所構獄
自內起京師震懼玄亮首率諫官十四人詣延英請對與文宗往復
數百言文宗初不省其諫欲寘申錫於法玄亮泣奏曰孟軻有言衆
人皆曰殺之未可也卿大夫皆曰殺之未可也天下皆曰殺之然後
察之方宣於法今至聖之代殺一凡庶尚須合於典法况無辜殺一
宰相乎臣爲陛下惜天下法實不爲申錫也言訖俯伏嗚咽文宗爲
之感悟玄亮繇此名重於朝七年以疾求爲外任宰相以弘農便其
所請乃授檢校左散騎常侍虢州刺史是歲七月卒於郡所中外無
不歎惜始玄亮登第純亮寅亮相次昇進士科藩府辟召而玄亮最

達玄亮孫貽孫位至侍郎

温造字簡輿河內人祖景倩南鄭今父輔國太常丞造幼嗜學不喜
試吏自負節槩少所降志隱居王屋以漁釣逍遙爲事壽州刺史張
建封聞風致書幣招延造欣然謂所親曰此可人也徙家從之造動
靜咨詢而不敢縻以職任及建封授節彭門造歸下邳有高天下之
心建封恐一旦失造乃以兄女妻之時李希烈方悖侵寇藩隣屢陷
郡邑天下城鎮恃兵者從而動搖多逐主帥自立留後邀求節鉞德
宗患之以范陽劉濟方輸忠款但未能盡達朝廷倚賴之意乃密詔
建封選特達識略之士往喻之建封乃強署造節度叅謀使于幽州
造與語未訖濟俯伏流涕曰濟僻在遐裔不知天子神聖大臣忠蓋
願得率先諸侯效以死節造還建封以其名上聞德宗愛其才召至
京師謂之曰卿誰家子年復幾何造對曰臣五代祖大雅外五代祖
李勣臣犬馬之年三十有二德宗竒之欲用爲諫官以語世事寢長
慶元年授京兆府司錄叅軍奉使河朔稱旨遷殿中侍御史旣而幽

州劉總請以所部九州聽朝旨穆宗選可使者或薦造帝召而謂之曰朕以劉總輸忠雖書詔便蕃未盡朕之深意以卿素能辦事為朕此行造對曰臣府縣走吏初受憲職望輕事重恐辱國命無能諭旨帝曰我在東宮時聞劉總請觀及我即位比年上書不絕及約以行期即瘖默不報卿識機知變往喻我懷無多讓也乃拜起居舍人賜緋魚袋充太原鎮州幽州宣諭使造初至范陽劉總具寮韃郊迎乃宣聖言示以禍福總俯伏流汗若兵加於頸矣及造使還總遂移家入覲朝廷遂以張弘靖代之及朱克融逐弘靖鎮州殺田弘正朝廷用兵乃先令造銜命河東魏博澤潞橫海深異易定等道喻以軍期事皆稱旨俄而坐與諫議大夫李景儉史館飲酒景儉醉謁丞相出造為朗州刺史在任開後鄉渠九十七里溉田二千頃郡人獲利乃名為右史渠居四年召拜侍御史請復置彈事朱衣豸冠於外廊大臣阻而不行李祐自夏州入拜金吾違制進馬一百五十四匹造正衙彈奏祐股戰汗流祐私謂人曰吾夜踰蔡州城擒吳元濟未嘗心動

今日瞻落干温御史吁可畏哉遷左司郎中再知雜事尋拜御史中丞大和二年十一月宮中昭德寺火寺在宣政殿東隔垣火勢將及宰臣兩省京兆尹中尉樞密皆環立於日華門外令神策兵士救之晡後稍息是日唯臺官不到造奏曰昨宮中遺火緣臺有繫囚恐緣為姦追集人吏隄防所以至朝堂在後臣請自罰三十直其兩巡使崔蠡姚合火滅方到請別議責罰勅曰事出非常臺有囚繫官曹警備亦為周慮即合待罪朝堂候取進旨量罰自許事涉乖儀温造姚合崔蠡各罰一月俸料造性剛褊人或激觸不顧貴勢以氣凌籍嘗遇左補闕李虞於街怒其不避捕祗承人決春十下左拾遺舒元襄等上疏論之曰國朝故事供奉官街中除宰相外無所迴避温造蔑朝廷典禮凌陛下侍臣恣行曾臆曾無畏忌凡事有小而關分理者不可失也分理一失亂由之生遺補官秩雖卑陛下侍臣也中丞雖高法吏也侍臣見凌是不廣敬法吏壞法何以持繩前時中書舍人李虞仲與造相逢造乃曳去引馬知制誥崔咸與造相逢造又捉其

從人當時緣不上聞所以暴犯益甚臣聞元和長慶中中丞行李不過半坊今乃遠至兩坊謂之籠街鳴道但以崇高自大不思僭擬之嫌若不糾繩實虧彝典勅曰憲官之職在指佞觸邪不在行李自大侍臣之職在獻可替否不在道路相高並列通班令知名分如聞喧競亦以再三既招人言甚損朝體其臺官與供奉官同道聽先後而行道途即祇揖而過其叅從人則各隨本官之後少相僻避勿言衝突又聞近日已來應合導從官事力多者街衢之中行李太過自今後傳呼前後不得過三百步然造之舉奉無所吐茹朝廷有喪不以禮配不以類者悉効之獲僞官王果等九十餘人杖殺南曹吏李實等六人刑於都市遷尚書右丞加大中大夫封祁縣開國子賜金紫四年興元軍亂殺節度使李絳文宗以造氣豪嫉惡乃授檢校右散騎常侍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造辭赴鎮以興元兆亂之狀奏之文宗盡悟其根本許以便宜從事帝慮用兵勞費造奏曰臣計諸道征蠻之兵已迴俟臣行程至褒縣望賜臣密詔使受約束比臣及興

元諸軍相續而至臣用此足矣乃授造手詔四通神策行營將董重質河中都將溫德彝郃陽都將劉士和等咸令稟造之命造行至褒城會興元都將衛志忠征蠻迴謁見造即留以自衛密與志忠謀又召亞將張丕李少直各諭其肯暨發襄城以八百人為衝隊五百人為前軍前軍入府分守諸門造下車置宴所司供帳於廳事造曰此隘狹不足以饗士卒移之牙門坐定將卒羅拜志忠兵周環之造曰吾欲問新軍去住之意可悉前舊軍無得錯雜勞問既畢傳言今坐有未至者因令舁酒巡行及酒匝未至者皆至牙兵圍之亦合坐卒未悟席上有先覺者揮令起造傳言叱之因帖息不敢動即召坐卒詰以殺絳之狀志忠張丕夾階立拔劍呼曰殺圍兵齊奮其賊首教練使丘鑄等并官健千人皆斬首於地血流四注監軍楊叔元在座遽起求哀擁造靴以請命遣兵衛出之以俟朝旨勅旨配流康州其親刃絳者斬一百斷號令者斬三斷餘並斬首內一百首祭李絳三十首祭王景延趙存約等並投屍於江造功就加檢校禮部尚書五

年四月入爲兵部侍郎以耳疾求退七月檢校戶部尚書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東畿汝防禦使造至洛中九月制改授河陽懷節度觀察等使造以河內膏腴民戶凋瘵奏開浚懷州古秦渠枋口堰役工四萬溉濟源河內温武陟四縣田五千餘頃七年十一月入爲御史大夫造物赴鎮漢中遇大雨平地水深尺餘乃禱雞翁山祈晴俄而疾風驅雲即時開霽文宗嘗聞其事會造入對言之乃詔封雞翁山爲侯九年五月轉禮部尚書其年六月病卒時年七十贈右僕射有文集八十卷造於晚年積聚財貨一無散施時頗譏之子璋嗣璋以廕入仕累佐使府歷三郡刺史咸通末爲徐泗節度使徐州牙卒曰銀刀軍頗驕橫璋至誅其惡者五百餘人自是軍中畏法入爲京兆尹持法太深豪右一皆屏迹會同昌公主薨懿宗怒殺鑿官其家屬宗枝下獄者三百人璋上疏切諫以爲刑法太深帝怒貶璋振州司馬制出璋歎曰生不逢時死何足惜是夜自縊而卒

郭承嘏字復卿曾祖尚父汾陽王祖晞諸衛將軍父鈞承嘏生而秀

異乳保之年即好筆硯比及成童能通五經元和四年禮部侍郎弘靖知其才擢升進士第累辟使幕歷渭南尉入朝爲監察御史遷起居舍人丁內艱以孝聞終喪爲侍御史職方兵部二員外兵部郎中

大和六年拜諫議大夫頻上疏言時政得失文宗以鄭注爲太僕卿

承嘏論諫激切注甚懼之本官知匭院事九年轉給事中開成元年

出爲華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詔下兩省迭詣中書求承嘏出麾之由

給事中盧載封還詔書奏曰承嘏自居此官繼有封駁能奉其職宜

在瑣闥牧守之才易爲推擇文宗謂宰臣曰承嘏久在黃扉欲優其

祿俸暫令廉問近關而諫列拜章惜其稱職甚美事也乃復爲給事

中文宗以淮南諸道累歲大旱租賦不登國用多闕及是以度支戶

部部分命宰臣鎮之承嘏論之曰宰相者上調陰陽下安黎庶致君堯

舜致時清平俾之閱簿書筭緡帛非所宜也帝深嘉之遷刑部侍郎

時因朔望以刑法官得對文宗從容顧問恩禮甚厚未及大用以二

年二月卒承嘏身歿之後家無餘財喪祭所費皆親友共給而後具

縉紳之流無不痛惜贈吏部尚書

殷侑陳郡人父懌侑爲兒童時勵志力學不問家人資產及長通經以講習自娛貞元末以五經登第精於歷代沿革禮元和中累爲太常博士時迴紇請和親朝廷計費五百萬緡朝廷方用兵伐叛費用百端欲緩其期乃命宗正少卿李孝誠奉使宣諭以侑爲副侑謹重有節槩臨事俊辯既至虜庭可汗初待漢使盛陳兵甲欲臣漢使而不荅拜侑堅立不動宣諭畢可汗責其倨宜言欲留而不遣行者皆懼侑謂虜使曰可汗是漢家子婿欲坐受使臣拜是可汗失禮非使臣之倨也可汗憚其言卒不敢逼使還拜虞部員外郎王承宗拒命遣侑銜命招諭之承宗尋稟朝旨獻德棣二州遣二子入朝遷侑諫議大夫凡朝廷之得失悉以陳論前後上八十四章以言激切出爲桂管觀察使寶曆元年檢校右散騎常侍洪州刺史轉江西觀察使所至以潔廉著稱入爲衛尉卿文宗初即位滄州李同捷叛而王廷湊助逆欲加兵鎮州詔五品已上都省集議時上銳於破賊宰臣莫

敢異議獨侑以廷湊再亂河朔方狗招懷雖附兇徒未甚彰露宜且含容專討同捷其疏末云伏願以宗社安危爲大計以善師攻心爲神武以含垢安人爲遠圖以網漏吞舟爲至誠文宗雖不納深所嘉之滄景平以侑嘗爲滄州行軍司馬大和四年加檢校工部尚書滄齊德觀察使時大兵之後滿目荆榛遺骸蔽野寂無人煙侑不以妻子之官始至空城而已侑攻苦食淡與士卒同勞苦周歲之後流民襁負而歸侑上表請借耕牛三萬以給流民乃詔度支賜綾絹五萬匹買牛以給之數年之後戶口滋饒倉廩盈積人皆忘亡初州兵三萬悉取給於度支侑一歲而賦入自贍其半二歲而給用悉周請罷度支給賜而勸課多方民吏胥悅上表請立德政碑以功加檢校吏部尚書侑以鄆下清池縣在子城北非便奏移於南郭之內六年入爲刑部尚書尋復檢校吏部尚書鄆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天平軍節度鄆曹濮觀察等使自元和末收復師道十二州爲三鎮朝廷務安反側征賦所入盡留贍軍貫緡尺帛不入王府侑以軍賦有餘賦

不上供非法也乃上表起大和七年請歲供兩稅推酒等錢十五萬貫粟五萬碩詔曰鄆曹濮等州元和已來地本殷實自分三道十五餘年雖頒詔書竟未入賦殷侑承兵戈之後當歉旱之餘勤力奉公謹身守法纔及周歲以致阜安而又體國輸忠率先入貢成三軍奉上之志陳一境樂輸之心尋有表章良用嘉歎尋就加檢校右僕射九年御史大夫温造劾侑不由制旨增監軍俸入賦斂於人不問以庾承宣代還其年濮州錄事參軍崔元武於五縣人吏率斂及縣官料錢以私馬擡估納官計絹一百二十四匹大理寺斷三犯俱發以重者論祇以中私馬為重止今削三任官而刑部覆奏令決杖配流獄未決侑奏曰法官不習法律三犯不同即坐其所重元武所犯皆枉法取受準律枉法十五匹已上絞律疏云即以贓致罪頻犯者並累科據元武所犯今當入處絞刑疏奏元武依刑部奏決六十流賀州乃授侑刑部尚書八月檢校右僕射復為天平軍節度使上以温造所奏深文故也開成元年復召為刑部尚書時初經李訓之亂上

問侑治安之術侑極言委任責成宜在朝之耆德新進小生無宜輕用帝深嘉之賜錦綵三百匹及中謝又令中使就第賜金十斤其年七月檢校左僕射出為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二年三月以病求代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十一月復檢校右僕射出為忠武節度陳許蔡觀察等使三年七月卒于鎮時年七十二贈司空侑以通經入仕觀風撫俗所莅有聲而晚年急於大用稍通權倖物望減於往時子羽

羽太和五年登進士第藩府辟召不至通顯子盈孫

盈孫乾符末為成都掾駕在西川用為大常博士禮學有祖風光啓二年冬隨駕自成都還三年二月駐蹕鳳翔時宗廟為賊所焚車駕至京告享無所四月盈孫謂宰執曰太廟十一室并祧廟八室及三太后三室因光啓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車駕出宮其緣室法物神主本司載行至鄆縣並被盜剽奪皇帝還宮合先製造宰相鄭延昌奏曰太廟太殿二十二間功績至大計料支費不少兼宗廟制度損

益重難今未審依元料修奉為復別有商量勅付禮院詳議時博士
四人杜用勵在利州崔澄在河中封舜卿在巴南獨盈孫獻議曰太
廟制度歷代參詳皆符典經難議損益謹按舊制十一室二十三間
十一架垣墉廣袤之度堂室淺深之規階陛等級之差棟宇崇低之
則前古所謂奢不能侈儉不能踰者也今以朝廷帑藏方虛費用稍
廣須資變禮將務從宜固不可易前聖之規模狹大朝之制度當憑
典實別有參詳謹按至德二年以太廟右修新作神主於長安殿安
置便行饗告之禮如同宗廟之儀以俟廟成方為遷祔當時議論無
所是非竊知今者京城除大內正衙外別無殿宇伏聞先有詔旨且
以少府監大廳擴充太廟伏緣十一室於五間之中陳設隘狹伏請
接續廳之兩頭成一十室薦饗之三太后廟即於監內西南別取屋
宇三間且充廟室候太廟修奉畢日別議遷祔勅旨依奏其神主法
物樂懸皆盈孫奏重修製知禮者稱為博洽龍紀元年十一月昭宗
郊祀圓丘兩中尉楊復恭及兩樞密皆誥朝服盈孫上疏曰臣昨赴

齋宮見中尉樞密內臣皆具朝服臣尋前代及國朝典令無內官朝
服製度伏以皇帝陛下承天御曆聖祚中興祇見宗祧克陳大禮皆
稟高祖太宗之成制必循虞夏商周之舊經軒冕服章式遵彝憲若
內官要衣朝服令依所守官本品之服事雖無據粗可行之臣忝禮
司合具陳奏時中貴皆如宰相大臣朝服故盈孫論之帝雖不從嘉
其所守轉秘書少監卒

徐晦進士擢第登直言極諫制科授櫟陽尉皆自楊憑所薦及憑得
罪貶臨賀尉交親無敢祖送者獨晦送至藍田與憑言別時故相權
德輿與憑交分最深知晦之行因謂晦曰今日送臨賀誠為厚矣無
乃為累乎晦曰晦自布衣受楊公之眷方茲流播爭忍無言而別如
他日相公為姦邪所譖失意於外晦安得與相公輕別德輿嘉其真
懇大稱之於朝不數日御史中丞李夷簡請為監察晦白夷簡曰生
平不踐公門公何取信而見獎拔夷簡曰聞君送楊臨賀不顧犯難
肯負國乎由是知名歷殿中侍御史尚書郎出為晉州刺史入拜中

書舍人寶曆元年出為福建觀察使二年入為工部侍郎出為同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太和四年徵拜兵部侍郎五年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時性強直不隨世態當官守正唯嗜酒太過晚年喪明乃至沉廢以禮部尚書致仕開成三年三月卒贈兵部尚書

史臣曰温柳二公以文行節躬砥礪名節當官守法侃侃有大臣之節而竟不登三事位止正卿所以知公輔之量以和為貴漢武帝畏汲黯而相孫弘太宗重魏徵而委玄齡其旨遠也韋崔名士薦賢致主綽有古風殷司空治民斯為循吏而忠規壯節至晚不衰徐郭謹言鬱為佳士如數君者寔為令人

贊曰柳氏禮法公忠節槩搏擊為優彌綸則隘夏卿獎掖時叔匡將徐郭之議金玉錙銖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一十五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一十六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元稹

龐巖

白居易

行簡

敏中附

元稹字微之河南人後魏昭成皇帝稹十代祖也兵部尚書昌平公巖六代祖也會祖延景岐州參軍祖惟南頓丞父寬比部郎中舒王府長史以稹貴贈左僕射稹八歲喪父其母鄭夫人賢明婦人也家貧為稹自授書教之書學稹九歲能屬文十五兩經擢第二十四調判入第四等授秘書省校書郎二十八應制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登第者十八人稹為第一元和元年四月也制下除右拾遺稹性鋒銳見事風生既居諫垣不欲碌碌自滯事無不言即日上疏論諫職又以前時王叔文王伾以猥褻待詔蒙幸太子未貞之際大撓朝政是以訓導太子官官宜選正人乃獻教本書曰臣伏見陛下降明詔修廢學增胄子選司成大哉堯之為君伯夷典禮夔教胄子之深

旨也然而事有萬萬於此者臣敢冒昧殊死而言之臣聞諸賈生曰
三代之君仁且久者教之然也誠哉是言且夫周成王人之中才也
近管蔡則讒入有周召則義聞豈可謂天聰明哉然而克終于道者
得不謂教之然耶俾伯禽唐叔與之游禮樂詩書爲之習目不得閱
淫豔妖誘之色耳不得聞優笑凌亂之音口不得習操斷擊搏之書
居不得近容順陰邪之黨游不得縱追禽逐獸之樂玩不得有遐異
僻絕之珍凡此數者非謂備之於前而不爲也亦將不得見之矣及
其長而爲君也血氣既定遊習旣成雖有放心快已之事日陳于前
固不能奪已成之習已定之心矣則彼忠直道德之言固吾之所習
聞也陳之者有以諭焉故庸佞違道之說固吾之所積懼也諂之者
有以辨焉人之情莫不欲擢其所能而黨其所近苟將得志則必快
其所蘊矣物之性亦然是以魚得水而游馬逸駕而走鳥得風而翔
火得薪而熾此皆物之快其所蘊也今夫成王所蘊道德也所近聖
賢也是以舉其近則周公左而召公右伯禽魯而太公齊快其蘊則
興禮樂而朝諸侯措刑罰而美教化之至也可不謂信然哉及夫秦
則不然滅先王之學日將以愚天下黜師保之位日將以明君臣胡
亥之生也詩書不得聞聖賢不得近彼趙高者詐官之戮人也而傳
之以殘忍戕賊之術且日恣睢天下之人人未盡愚而胡亥固已不
能分獸畜矣趙高之威懾天下而胡亥固以自幽於深宮矣彼李斯
秦之寵丞相也因讒寃死無所自明而况于踈遠之臣庶乎若秦則
亡有以致之也漢高承之以兵革漢文守之以廉謹卒不能蘇復大
訓是景武昭宣天資甚美才可以免禍亂哀平之間則不能虛篡弒
矣然而惠帝廢易之際猶賴羽翼以勝邪心是後有國之君議教化
者莫不興廉舉孝設學崇儒爲意曾不知教化之不行自貴始略其
貴者教其賤者無乃隣於倒置乎洎我太宗文皇帝之在藩邸以爲
太子也選知道德者十八人與之遊習即位之後雖遊晏飲食之間
若十八人者實在其中上失無不言下情無不達不四三年而名高
盛古豈一日二日而致是乎游習之漸也貞觀已還師傅皆宰相兼

領其餘官寮亦甚重焉馬周以位高恨不得爲司議郎此其驗也文
皇之後漸踈賤之用至丹后臨朝翦棄王室當中睿二聖勤勞之際
雖有骨鯁敢言之士既不得在調護保安之職終不能吐扶衛之一
辭而令鑿匠胡安金剖腹以明之豈不大哀也耶兵興已來茲弊尤
甚師資保傅之官非疾廢耗贖不任事者爲之即休戎罷帥不知書
者處之至于友諭贊議之徒踈冗散賤之甚者縉紳恥由之夫以匹
士之愛其子者猶求明哲慈惠之師以教之直諫多聞之友以成之
豈天下之元良而可以疾廢耗贖不知書者爲之師乎踈冗散賤不
適用者爲之友乎此可不及上古之甚也近制官寮之外往往沉滯
僻老之儒充侍直侍讀之選而又踈棄斥逐之越月踰時不得召見
彼又安能傳成道德而保養其身躬哉臣以爲積此弊者豈不以皇
天眷佑祚我唐德以舜繼堯傳陛下——聖矣莫不生而神明長而
仁聖以是爲屑屑習儀者故不之省耳臣獨以爲於列聖之謀則可
也計傳後嗣則不可脫或萬代之後若有周成之中才而又生於深

宮優笑之間無周召保助之教則將不能知喜怒哀樂之所自矣况
稼穡艱難乎今陛下以上聖之資肇臨海內是天下之人傾耳注心
之日特願陛下思成王訓導之功念文皇將習之漸選重師保慎擇
宮寮皆用博厚弘深之儒而又明達機務者爲之更相進見日就月
將因今皇子聚諸生定齒胄講業之儀行嚴師問道之禮至德要道
以成之徹膳記過以警之血氣未足則去禽色之娛以就學聖質已
備則資遊習之善以弘德此所謂一人元良萬方以貞之化也豈直
修廢學選司成而足倫匹其盛哉則俾知百王莫不幼同師長同術
識君道之素定知天倫之自然然後選用賢良樹爲藩屏出則有晉
鄭魯衛之盛入則有東平朱虛之強蓋所謂宗子維城大牙盤石之
勢也又豈與夫魏晉以降因賤其兄弟而翦其本枝者同年而語哉
憲宗覽之甚悅又論西北邊事皆朝政之大者憲宗召對問方略爲
執政所忌出爲河南縣尉丁母憂服除拜監察御史四年奉使東蜀
劾奏故劍南東川節度使嚴礪違制擅賦又籍沒塗山甫等吏民八

十八戶田宅一百一十一奴婢二十七人草千五百束錢七千貫時
礪已死七州刺史皆責罰積雖舉職而執政有與礪厚者惡之使還
令分務東臺浙西觀察使韓臯封杖決湖州安吉令孫解四日內死
徐州監軍使孟昇卒節度使王沼傳送昇喪柩還京給券乘驛仍於
郵舍安喪柩積並劾奏以法河南尹房式爲不法事積欲追攝擅令
停務既飛表聞奏罰式一月俸仍召積還京宿敷水驛內官劉士元
後至爭廳士元怒排其戶積襪而走廳後士元追之後以箠擊積傷
面執政以積少年後輩務作威福貶爲江陵府士曹參軍積聰警絕
人年少有才名與太原白居易友善工爲詩善狀詠風態物色當時
言詩者稱元白焉白衣冠士子至閭閻下俚悉傳諷之號爲元和體
既以俊爽不容於朝流放荆蠻者僅十年俄而白居易亦貶江州司
馬積量移通州司馬雖通江懸邈而二人來往贈答凡所爲詩自有
三十五韻乃至百韻者江南人士傳道諷誦流聞闕下里巷相傳
爲之紙貴觀其流離放逐之意靡不悽惋十四年自號州長史徵還

爲膳部員外郎宰相令狐楚一代文宗雅知積之辭學謂積曰嘗覽
足下製作所恨不多遲之又矣請出其所有以豁予懷積因獻其文
自叙曰積初不好文徒以仕無他歧強由科試及有罪譴棄之後自
以爲廢滯潦倒不復爲文字有聞於人矣曾不知好事者挾擲蕩蕪
塵瀆尊重竊承相公持於廊廟間道積詩句昨又面奉教約今獻舊
文戰汗悚踊慙天無地積自御史府謫官於今十餘年矣閑誕無事
遂專力於詩章日益月滋有詩句千餘首其間感物寓意可備朦瞽
之風者有之辭直氣麤罪尤是懼固不敢陳露於人唯杯酒光景間
屢爲小碎篇章以自吟暢然以爲律體卑庠格力不揚苟無姿態則
陷流俗常欲得思深語近韻律調新屬對無差而風情宛然而病未
能也江湖間多新進小生不知天下文有宗王安相放効而又從而
失之遂至於支離褊淺之辭皆目爲元和詩體積與同門生白居易
友善居易雅能詩就中愛驅駕文字窮極聲韻或爲千言或五百言
律詩以相投寄小生自審不能過之往往戲排舊韻別創新辭名爲

唐傳百五十六
次韻相酬蓋欲以難相排自爾江湖間爲詩者復相放效力或不足則至於顛倒詩言重複首尾韻同意等不異前篇亦目爲元和詩體而司文者考變雅之由往往歸咎於稹嘗以爲雕蟲小事不足以自明始聞相公記意累旬已來實慮糞土之牆庇之以大廈使不復破壞永爲板築者之娛輒寫古體歌詩一百首百韻至兩韻律詩一百首爲五卷奉啓跪陳或希構厦之餘一賜觀覽知小生於章句中樂櫺攘楠之材盡曾量度則十餘年之遭迺不爲無用矣楚深稱賞以爲今代之鮑謝也穆宗皇帝在東宮有妃嬪左右嘗誦稹歌詩以爲樂曲者知稹所爲嘗稱其善宮中呼爲元才子荆南監軍崔潭峻甚禮接稹不以掾吏遇之常徵其詩什諷誦之長慶初潭峻歸朝出稹連昌宮辭等百餘篇奏御穆宗大悅問稹安在對曰今爲南宮散郎即日轉祠部郎中知制誥朝廷以書命不由相府甚鄙之然辭誥所出夔然與古爲伴遂盛傳於代由是極承恩顧嘗爲長慶宮辭數十百篇京師競相傳唱居無何召入翰林爲中書舍人承旨學士中人

以潭峻之故爭與稹交而知樞密魏弘簡尤與稹相善穆宗愈深知重河東節度使裴度三上疏言稹與弘簡爲刎頸之交謀亂朝政言甚激訐穆宗顧中外人情乃罷稹內職授工部侍郎上恩顧未衰長慶二年拜平章事詔下之日朝野無不輕笑之時王廷湊朱克融連兵圍牛元翼於深州朝廷俱赦其罪賜節鉞令罷兵俱不奉詔稹以天子非次拔擢欲有所立以報上有和王傳于方者故司空頤之子于進於稹言有奇士王昭王發明二人嘗客於燕趙間頗與賊黨通熟可以反間而出元翼仍自以家財資其行仍賂兵吏部令史爲出告身二十通以便宜給賜稹皆然之有李賞者知于方之謀以稹與裴度有隙乃告度云于方爲稹所使欲結客王昭等刺度度隱而不發及神策軍中尉奏于方之事乃詔三司使韓臯等訊鞠而害裴事無驗而前事盡露遂俱罷稹度平章事乃出稹爲同州刺史度守僕射諫官上疏言責度太重稹太輕上心憐稹止削長春宮使稹初罷相三司獄未奏京兆尹劉遵古遣坊所由潛選稹居第稹奏訴之上

怒罰遵古遣中人撫諭積積至同州因表謝上自叙曰臣積辜負聖明辱累恩獎便合自求死所豈謂尚忝官榮臣積死罪臣八歲喪父家貧無業母兄乞丐以供資養衣不布體食不充腸幼學之年不蒙師訓因感鄰里兒稚有父兄爲開學校涕咽發憤願知詩書慈母哀臣親爲教授年十有五得明經出身由是苦心爲文夙夜強學年二十四登吏部乙科授校書郎年二十八蒙制舉首選授左拾遺始自爲學止於昇朝無朋友爲臣吹噓無親戚爲臣援庇莫非苦已實不因入獨立性成遂無交結任拾遺日屢陳時政蒙先皇帝召問於延英旋爲宰相所憎出臣河南縣尉及爲監察御史又不規避專心紆繩復爲宰相怒臣不庇親黨因以他事貶臣江陵判司廢棄十年分死溝瀆元和十四年憲宗皇帝開釋有罪始授臣膳部員外郎與臣同省署者多是臣登朝時舉人任卿相者半是臣司諫院時拾遺補闕愚臣旣不料陛下天聰過卑知臣薄藝朱書授臣制誥延英召臣賜緋宰相惡臣不出其門由是百萬侵毀陛下察臣無罪寵獎踰深

召臣臣授舍人遣充承旨翰林學士金章紫服光飾陋軀人生之榮臣亦至矣然臣益遭誹謗日夜憂危唯陛下聖鑒昭臨彌加保任竟排群議擢授台司臣忝有肺肝豈並尋常宰相况當行營退散之後牛元翼未出之間每聞陛下軫念之言愚臣恨不身先士卒所問于方計策遣王友明等救解深州蓋欲上副聖情豈是別懷他意不料姦人疑臣殺害裴度妄有告論塵瀆聖聰愧羞天地臣本待辯明亦了便擬殺身謝責豈料聖慈尚加薄貶同州雖遠咫尺之間不遠郊圻之境伏料必是宸衷獨斷乞臣此官若遣他人商量乍可與臣遠處方鎮豈肯遣臣俯近闕廷所恨今月三日尚蒙召對延英此時不解泣血仰辭天顏乃至今日竄逐臣自離京國目斷魂銷疢至五更朝謁之時實制淚不已臣若餘生未死他時萬一歸還不敢更望得見天顏但得再聞京城鐘鼓之音臣雖黃土覆面無恨九泉臣無任自恨自慙攀戀聖慈之至在郡二年改授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東觀察使會稽山水奇秀積所辟幕職皆當時文士而境湖秦望之

遊月三四焉而諷詠詩什動盈卷帙副使竇鞏海內詩名與稹酬唱最多至今稱蘭亭絕唱稹既放意嬉遊稍不修邊幅以瀆貨聞於時凡在越八年大和初就加檢校禮部尚書三年九月入為尚書左丞振舉紀綱出郎官頗乖公議者七人然以稹素無檢操人情不厭服會宰相王播蒼卒而卒稹大為路歧經營相位四年正月檢校戶部尚書兼鄂州刺史御史大夫武昌軍節度使五年七月二十二日暴疾一日而卒于鎮時年五十三贈尚書右僕射有子曰道護時年三歲稹仲兄司農少卿積營護喪事所著詩賦詔冊銘誄論議等雜文一百卷號曰元氏長慶集又著古今刑政書三百卷號類集並行於代稹長慶末因編削其文藁自叙曰劉歆云制不可削予以為有可得而削之者真謀猷持嗜慾君有之則譽歸于上臣專之則譽歸於下苟而存之其讓也非道也經制度明利害區邪正辨嫌疑存之則事分著去之則是非泯苟而削之其過也非道也元和初章武皇帝新即位臣下未有以言劄視聽者予時始以對詔在拾遺中供奉由

是獻教本書諫職論事等表十數通仍為裴度李正辭常熏訟所言當而宰相曲道上語上頗悟召見問狀宰相大惡之不一月出為河南尉後累歲補御史使東川謹以元和赦書劾節度使嚴礪籍塗山甫等八十八家過賦梓遂之民數百萬朝廷異之奪七刺史料悉以所籍歸於人會潘孟陽代礪為節度使貪過礪且有所承迎雖不敢盡廢詔因命當得所籍者皆入資資過其稱摧薪盜賊無不為仍為礪密狀不當得醜謚予自東川還朋礪者潛切齒矣無何分蒞東都臺天子久不在都都下多不法者百司皆牢獄有裁接吏械人逾歲而臺府不得而知之者予因飛奏絕百司專禁錮河南尉叛官予劾之忤宰相旨監徐使死於軍徐帥郵傳其柩柩至洛其下歐詬主郵吏予命吏徙柩於外不得復乘傳浙西觀察使封杖決安吉令至死河南尹誣奏書生尹太階請死之飛龍使誘趙寔家逃奴為養子田季安盜娶洛陽衣冠女汴州没入死商錢且千萬滑州賦於民以千授於人以入伯朝廷饋東師主計者悞命牛車四千三百乘飛薦越

太行類是數十事或移或奏皆至之貞元已來不慣用文法內外寵臣皆暗鳴會河南尹房式詐謾事發奏攝之前所暗鳴者叫噪宰相素以劾叛官事相銜乘是黜予江陵掾後十年始爲膳部員外郎穆宗初宰相更相用事丞相段公一日獨得對因請取用兵部郎中薛存慶考功員外郎牛僧孺予亦在請中上然之不十數日次用爲給舍他忿恨者日夜構飛語予懼罪比上書自明上憐之三召與語語及兵賦洎西北邊事因命經紀之是後書奏及進見皆言天下事外間不知多臆度陛下益憐其不漏禁中語召入禁林且欲亟用爲宰相是時裴度在太原亦有宰相望巧者謀欲俱廢之乃以予所無構於裴裴奏至驗之皆失實上以裴方握兵不欲校曲直出予爲工部侍郎而相裴之期亦襄矣不累月上盡得所構者雖不能暴揚之遂果初意卒用予與裴俱爲宰相復有購狂民告予借容刺裴者鞠之復無狀然而裴與予以故俱罷免始元和十五年八月得見上至是才二歲僭忝恩寵無是之速者遭罹謗咎亦無是之甚者是以心腹

腎腸糜費於扶衛危亡之不服又惡暇經紀陛下之所付哉然而造次顛沛之中前後列上兵賦邊防之狀可得而存者一百一十五苟而削之是傷先帝之器使也至于陳暢辨謗之章去之則無以自明於朋友矣其餘郡縣之奏請賀慶之禮因亦附於件目始教本書呈於爲人雜奏二十有七軸凡二百二十有七奏終歿吾世貽之子孫式所以明經制之難行而銷毀之易至也其自叙如此欲知其作者之意備於此篇積文友與白居易最善後進之士最重龐嚴言其文體類已保薦之

龐嚴者壽春人父景昭嚴元和中登進士第長慶元年應制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策入三等冠制科之首是月拜左拾遺聰敏絕人文章峭嚴翰林學士元稹李紳頗知之明年二月召入翰林爲學士轉左補闕再遷駕部郎中知制誥嚴與右拾遺蔣防俱爲積紳保薦至諫官內職四年昭愍即位李紳爲宰相李逢吉所排貶端州司馬嚴坐累出爲江州刺史給事中于敖素與嚴善制旣下敖封還時

人凜然相顧曰千給事犯宰相怒而爲知己不亦危乎及覆制出乃知敖駁制書貶嚴太輕中外無不嗤誚以爲口實初李紳謫官朝官皆賀逢吉唯右拾遺吳思不賀逢吉怒改爲殿中侍御史充入蕃告哀使嚴復入爲庫部郎中大和二年二月上試制舉人命嚴與左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諫爲試官以裴休爲甲等制科之首有應直言極諫舉人劉蕢條對激切凡數千言不中選人咸以爲屈其所對策大行於時登科者有請以身名授蕢者嚴再遷太常少卿五年權知京兆尹以強幹不避權豪稱然無士君子之檢操貪勢嗜利因醉而卒

白居易字樂天太原人北齊五兵尚書建之仍孫建生士通皇朝利州都督士通生志善尚衣奉御志善生溫檢校都官郎中溫生鏗歷酸棗鞏二縣令鏗生季庚建中初爲彭城令時李正已據河南十餘州叛正已宗人洵爲徐州刺史季庚說洵以彭門歸國因授朝散大夫大理少卿徐州別駕賜緋魚袋兼徐泗觀察判官歷衢州襄州別

駕自鏗至季庚世敦儒業皆以明經出身季庚生居易初建立功於高齊賜田於韓城子孫家焉遂移籍同州至溫徙於下邳令爲下邳人焉居易幼聰慧絕人襟懷宏放年十五六時袖文一編投著作郎吳人顧況況能文而性浮薄後進文章無可意者覽居易文不覺迎門禮遇曰吾謂斯文遂絕復得吾子矣貞元十四年始以進士就試禮部侍郎高郢擢昇甲科吏部判入等授祕書省校書郎元和元年四月憲宗策試制舉人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策入第四等授盩厔縣尉集賢校理居易文辭富豔尤精於詩筆自讐校至結綬畿甸所著歌詩數十百篇皆意存諷賦箴時之病補政之缺而士君子多之而往往流聞禁中章武皇帝納諫思理渴聞讜言二年十一月召入翰林爲學士三年五月拜左拾遺居易自以逢好文之主非次拔擢欲以生平所貯仰酬恩造拜命之日獻疏言事曰蒙恩授臣左拾遺依前翰林學士已與佳羣同扶陳謝但言忝冒未吐衷誠今再瀆宸嚴伏惟重賜詳覽臣謹案六典左右拾遺掌供奉諷諫凡發令舉

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者小則上封大則廷諍其選甚重其秩甚卑所以然者抑有由也大凡人之情位高則惜其身貴則愛其身惜位則偷合而不言愛身則苟容而不諫此必然之理也故拾遺之置所以卑其秩者使位未足惜身未足愛也所以重其選者使下不忍負心上不忍負恩也夫位不足惜恩不忍負然後能有關必規有違必諫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利病無不言此國朝置拾遺之本意也由是而言豈小臣愚劣暗懦所宜居之哉況臣本鄉校豎儒府縣走吏委心泥滓絕望煙霄豈意聖慈擢居近職每宴飲無不先預每慶賜無不先霑中厩之馬代其勞內厨之膳給其食朝慙夕惕已逾半年塵曠漸深憂愧彌劇未申微効又擢清班臣所以授官已來僅經十日食不知味寢不遑安唯思粉身以荅殊寵但未獲粉身之所耳今陛下肇臨皇極初受鴻名夙夜憂勤以求致理每施一政舉一事無不合於道便於時者萬一事有不便於時者陛下豈不欲聞之乎萬一政有不合於道者陛下豈不欲知之乎儻陛下言動之際詔

今之間小有闕遺稍關損益臣必密陳所見潛獻所聞但在聖心裁斷而已臣又職在禁中不同外司欲竭愚誠合先陳露伏希天鑒深察赤誠居易與河南元稹相善同年登制舉交情隆厚稹自監察御史謫為江陵府士曹掾翰林學士李絳崔群上前面論稹無罪居易累疏切諫曰臣昨緣元稹左降頻已奏聞臣內察事情外聽衆議元稹左降有不可者三何者元稹守官正直人所共知自授御史已來舉奏不避權勢祇如奏李佐公等事多是朝廷親情人誰無私因以挾恨或假公議將報私嫌遂使誣謗之聲上聞天聽臣恐元稹左降已後凡在位者每欲舉職必先以稹為戒無人肯為陛下當官守法無人肯為陛下嫉惡繩愆內外權貴親黨縱有大過大罪者必相容隱而已陛下從此無由得知此其不可者一也昨元稹所追勘房式之事心雖徇公事稍過當既從重罰足以懲違况經謝恩旋又左降雖引前事以為責辭然外議喧喧皆以為稹與中使劉士元爭廳因此獲罪至於爭廳事理已具前狀奏陳况聞士元踰破驛門奪將鞍

馬仍索弓箭赫辱朝官承前已來未有此事今中官有罪未聞處置御史無過却先貶官遠近聞知實損聖德臣恐從今已後中官出使縱暴益甚朝官受辱必不敢言縱有被凌辱毆打者亦以元稹爲戒但吞聲而已陛下從此無由得聞此其不可二也臣又訪聞元稹自去年已來舉奏嚴礪在東川日枉法没入平人資產八十餘家又奏王沼違法給券令監軍神樞及家口入驛又奏裴玢違勅徵百姓草又奏韓臯使軍將封杖打殺縣令如此之事前後甚多屬朝廷法行悉有懲罰計天下方鎮皆怒元稹守官今貶爲江陵判司即是送與方鎮從此方便報怨朝廷何由得知臣伏聞德宗時有崔善貞者告李錡必反德宗不信送與李錡錡掘坑熾火燒殺善貞曾未數年李錡果反至今天下爲之痛心臣恐元稹貶官方鎮有過無人敢言陛下無由得知不法之事此其不可者三也若無此三不可假如朝廷悞左降一御史蓋是小事臣安敢煩瀆聖聽至于再三誠以所損者深所關者大以此思慮敢不及言疏入不報又淄青節度使李師道

進絹爲魏徵子孫贖宅居易諫曰徵是陛下先朝宰相太宗嘗賜殿材成其正室尤與諸家第宅不同子孫典貼其錢不多自可宜中爲之收贖而今師道掠美事實非宜憲宗深然之上又欲加河東王鐔平章事居易諫曰宰相是陛下輔臣非賢良不可當此位鐔誅剝民財以市恩澤不可使四方之人謂陛下得王鐔進奉而與之宰相深無益於聖朝乃止王承宗拒命上令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爲招討使諫官上章者十七八居易面論辭情切至既而又請罷河北用兵凡數千百言皆人之難言者上多聽納唯諫承璀事切上頗不悅謂李絳曰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無禮於朕朕實難奈絳對曰居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誅事無巨細必言者蓋酬陛下特力拔擢耳非輕言也陛下欲開諫諍之路不宜阻居易言上曰卿言是也絳是多見聽納五年當改官上謂崔群曰居易官卑俸薄拘於資地不能超等其官可聽自便奏來居易奏曰臣聞姜公輔爲內職求爲京府判司爲奉親也臣有老母家貧養薄乞如公輔例於是除京兆府戶

曹參軍六年四月丁母陳夫人之喪退居下邳九年冬入朝授太子左贊善大夫十年七月盜殺宰相武元衡居易首上疏論其寃急請捕賊以雪國恥宰相以官官非諫職不當先諫官言事會有素惡居易者倚據居易言浮華無行其母因看花墮井而死而居易作賞花及新井詩甚傷名教不宜實彼周行執政方惡其言事奏貶為江表刺史詔出中書舍人王涯上疏論之言居易所犯狀迹不宜治郡追詔授江州司馬居易儒學之外尤通釋典常以志懷處順為事都不以遷謫介意在湓城立隱舍於廬山遺愛寺嘗與人書言之曰予去年秋始遊廬山到東西二林間香鑪峯下見雲木泉石勝絕第一愛不能捨因立草堂前有喬松十數株脩竹千餘竿青羅為牆援白石為橋道流水周於舍下飛泉落於簷間紅榴白蓮羅生池砌居易與湊滿朗晦四禪師追承遠宗雷之迹為人外之交每相攜遊詠躋危登險極林泉之幽遂至於翛然順適之際幾欲忘其形骸或經時不歸或踰月而返郡守以朝貴遇之不之責時元稹在通州篇詠贈答

往來不以數千里為遠嘗與積書因論作文之大旨曰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經首之就六經言詩又首之何者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上自賢聖下至愚駘微及豚魚幽及鬼神群分而氣同形異而情一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感者聖人知其然因其言經之以六義緣其聲緯之以五音音有韻義有類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類舉則情見情見則感易交於是乎孕大含深貫微洞密上下通而氣泰憂樂合而百志熙三帝三王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為大柄決此以為大竇也故聞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則知虞道昌矣聞五子洛汭之歌則知夏政荒矣言者無罪聞者作誠言者聞者莫不兩盡其心焉洎周衰秦興採詩官廢上不以詩補察時政下不以歌洩道人情用至於諛成之風動救失之道缺于時六義始利矣國風變為騷辭五言始於蘇李詩騷皆不遇者各繫其志發而為文故河梁之

句止於傷別澤畔之吟歸于怨思彷徨抑鬱不暇及他耳然去詩未
遠梗槩尚存故興離別則引雙鳧一鴈爲喻諷君子小人則引香草
惡鳥爲比雖義類不具猶得風人之什二三焉于時六義始缺矣晉
宋已還得者蓋寡以康樂之興博多溺於山水以淵明之高古偏放
於田園江鮑之流又狹於此如梁鴻五噫之例者百無一二于時六
義寔微矣陵夷至于梁陳間率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噫風雪花
草之物三百篇中豈捨之乎顧所用何如耳設如北風其涼假風以
刺威虐雨雪霏霏因雪以愍征役棠棣之華感華以諷兄弟采采芣
苢美草以樂有子也皆興發於此而義歸於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則
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歸花先委露別葉乍辭風之什櫟則麗矣
吾不知其所諷焉故僕所謂嘲風雪弄花草而已于時六義盡去矣
唐興二百年其間詩人不可勝數所可舉者陳子昂有感遇詩二十
首鮑防感興詩十五篇又詩之豪者世稱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
不道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至於賈

穿今古觀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於李焉然撮其新安石壕潼關吏
蘆子關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三四十杜
尚如此况不迨杜者乎僕常痛詩道崩壞忽憤發或廢食輟寢不
量才力欲扶起之嗟乎事有大謬者又不可一二而言然亦不能不
粗陳於左右僕始生六七月時乳母抱弄於書屏下有指之字無字
示僕者僕口未能言心已默識後有問此二字者雖百十其試而指
之不老則知僕宿習之緣已在文字中矣及五六歲便學爲詩九歲
暗識聲韻十五六始知有進士苦節讀書二十已來書課賦夜課書
間又課詩不遑寢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瘡手肘成胝旣壯而膚革不
豐盈未老而齒髮早衰白鬢然如飛蠅垂珠在眸子中者動以萬數
蓋以苦學力文之所致又自悲家貧多故年二十七方從鄉賦旣第
之後雖專於科試亦不廢詩及授校書郎時已盈三四百首或出示
交友如足下輩見皆謂之工其實未窺作者之域耳自登朝來年齒
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

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是時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屢降
璽書訪人急病僕當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諫官月請諫紙啓奏之間
有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而難於指言者輒詠歌之欲稍稍進聞
於上上以廣宸聽副憂勤次以酬恩獎塞言責下以復吾平生之志
豈圖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聞而謗已成矣又請爲左右終言之凡
聞僕賀雨詩衆口籍籍以爲非宜矣聞僕哭孔戡詩衆面脉脉盡不
悅矣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聞登樂遊園寄足下
詩則執政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村詩則握軍要者切齒矣大率如
此不可徧舉不相與者號爲右譽號爲詆訐號爲訕謗苟相與者則
如牛僧孺之誠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爲非也其不我非者舉世
不過三兩人有鄧魴者見僕詩而喜無何魴死有唐衢者見僕詩而
泣未幾而澗死其餘即足下足下又十年來困躓若此嗚呼豈六義
四始之風天將破壞不可支持耶抑又不知天意不欲使下人病苦
聞于上耶不然何有志於詩者不利若此之甚也然僕又自思關東

一男子耳除讀書屬文外其他懵然無知乃至書畫碁博可以接群
居之歡者一無通曉即其愚拙可知矣初應進士時中朝無總麻之
親達官無半面之舊策蹇步於利足之途張空拳於戰文之場十年
之間三登科第名落衆耳迹昇清貫出交駁後入侍冕旒始得名於
文章終得罪於文章亦其宜也日者聞親友間說禮吏部舉選人多
以僕私試賦判爲準的其餘詩句亦徃徃在人口中僕而然自愧不
之信也及再來長安又聞有軍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誇曰我
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哉由是增價又足下書云到通州日見
江館柱間有題僕詩者何人哉又昨過漢南日適遇主人集衆娛樂
他賓諸妓見僕來指而相顧曰此是秦中吟長恨歌主耳自長安抵
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徃徃有題僕詩者士庶
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有詠僕詩者此誠雕篆之戲不足爲多然今
時俗所重正在此耳雖前賢如淵雲者前輩如李杜者亦未能忘情
於其間哉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多取僕是何者竊時之名已多旣

竊時名又欲竊時之富貴使已爲造物者肯兼與之乎今之屯窮理固然也况詩人多蹇如陳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遺而屯剝至死孟浩然輩不及一命窮悴終身近日孟郊六十終試協律張籍五十未離一太祝彼何人哉况僕之才又不迨彼今雖謫佐遠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萬寒有衣飢有食給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謂不負曰氏子矣微之微之勿念我哉僕數月來檢討囊帙中得新舊詩各以類分分爲卷目自拾遺來凡所遇所感關於美刺興比者又自武德至元和因事立題題爲新樂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謂之諷諭詩又或退公或卧病閑居知足保和吟玩性情者一百首謂之閑適詩又有事物牽於外情理動於內隨感遇而形於歎詠者一百首謂之感傷詩又有五言七言長句絕句自百韻至兩韻者四百餘首謂之雜律詩凡爲十五卷約八百首異時相見當盡致於執事微之古人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僕雖不肖常師此語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時時之來也爲雲龍爲風鵬勃然突然陳力以出時之不來

也爲霧豹爲冥鴻寂兮寥兮奉身而退進退出處何往而不自得哉故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爲道言而發明之則爲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至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故覽僕詩者知僕之道焉其餘雜律詩或誘於一時一物發於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但以親朋合散之際取其釋恨佐歡今銓次之間未能刪去他時有爲我編集斯文者略之可也微之夫貴耳賤目榮古陋今人之大情也僕不能遠徵古舊如近歲韋蘇州歌行才麗之外頗近興諷其五言詩又高雅閑澹自成一家之體今之秉筆者誰能及之然當蘇州在時人亦未甚愛重必待身後人始貴之今僕之詩人所愛者悉不過雜律詩與長恨歌已下耳時之所重僕之所輕至於諷諭者意激而言質間適者思澹而辭迂以質合迂宜人之不愛也今所愛者並世而生獨足下耳然百千年後安知復無如足下者出而知愛我詩哉故自八九年來與足下小通則以詩相戒小窮則以詩相勉索居則以詩相慰同處則以詩相娛知吾罪吾率以詩也

如今年春遊城南時與足下馬上相戲因各誦新豔小律不雜他篇
自皇子陂歸昭國里迭吟遞唱不絕聲者二十里餘樊李在傍無所
措口知我者以爲詩仙不知我者以爲詩魔何則勞心靈役聲氣連
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偶同人當美景或花時宴罷或月夜
酒酣一詠一吟不覺老之將至雖驂鸞鶴遊蓬瀛者之適無以加於
此焉又非仙而何微之微之此吾所以與足下外形骸脫蹤迹傲軒
鼎輕人寰者又以此也當此之時足下與有餘力且欲與僕悉索還
徃中詩取其尤長者如張十八古樂府李二十新歌行盧揚二秘書
律詩竇七元八絕句博搜精掇編而次之號爲元白徃還集衆君子
得擬議於此者莫不踴躍欣喜以爲盛事嗟乎言未終而足下左轉
不數月而僕又繼行心期索然何日成就又可爲之太息矣僕常語
足下凡人爲文私於自是忍於割截或失於繁多其間妍媸益又
自惑必待文友有公鑒無姑息者討論而削奪之然後繁簡當否得
其中美況僕與足下爲文尤患其多已尚病況他人乎今且各纂詩

筆粗爲卷第待與足下相見日各出所有終前志焉又不知相遇是
何年相見是何地溘然而至則如之何微之知我心哉潯陽臘月江
風苦寒歲暮鮮歡夜長少睡引筆鋪紙悄然燈前有念則書言無銓
次勿以繁雜爲倦且以代一夕之話言也居易自叙如此文士以爲
信然十三年冬量移忠州刺史自潯陽浮江上峽十四年三月元稹
會居易於峽口停舟夷陵三日時季弟行簡從行三人於峽州西二
十里黃牛硤口石洞中置酒賦詩戀戀不能訣南賓郡當峽路之深
險處也花木多奇居易在郡爲木蓮荔枝圖寄朝中親友各記其狀
曰荔枝生巴峽間形圓如帷蓋葉如桂冬青華如橘春榮實如丹夏
熟朶如蒲萄核如枇杷殼如紅繒暎如紫綃瓢肉瑩白冰雪漿液甘
酸如醴酪大略如此其實過之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
三日而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矣木蓮大者高四五丈巴民呼
爲黃心樹經冬不凋身如青楊有白文葉如桂厚大無脊花如蓮香
色豔膩皆同房獨藥有異四月初始開自開迨謝僅二十日元和十

四年夏命道士毋丘元志寫之惜其遐僻因以三絕賦之有天教拋擲在深山之句咸傳於都下好事者喧然模寫其年冬召還京師拜司門員外郎明年轉主客郎中知制誥加朝散大夫始著緋時元稹亦徵還爲尚書郎知制誥同在綸閣長慶元和三月受詔與中書舍人王起覆試禮部侍郎錢徽下及第人鄭朗等一十四人十月轉中書舍人十一月穆宗親試制舉人又與賈餗陳岵爲考策官凡朝廷文字之職無不首居其選然多爲排擯不得用其才時天子荒縱不法執政非其人制御乖方河朔復亂居易累上疏論其事天子不能用乃求外任七月除杭州刺史俄而元稹罷相自馮翊轉浙東觀察使交契素深杭越隣境篇詠往來不間旬浹嘗會于境上數日而別秩滿除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寶曆中復出爲蘇州刺史文宗即位徵拜秘書監賜金紫九月上誕節召居易與僧惟澄道士趙常盈對御講論於麟德殿居易論難鋒起辭辨泉注上疑宿構深堯挹之大和二年正月轉刑部侍郎封晉陽縣男食邑三百戶三年稱病東歸

求爲分司官尋除太子賓客居易初對策高第擢入翰林蒙英主特達顧遇頗欲奮厲効報苟致身於訐謨之地則兼濟生靈蓄意未果望風爲當路者所擠流徙江湖四五年間幾淪蠻瘴自是宦情衰落無意於出處唯以逍遙自得吟詠情性爲事大和已後李宗閔李德裕朋黨事起是非排陷朝昇暮黜天子亦無如之何楊穎士楊虞卿與宗閔善居易妻穎士從父妹也居易愈不自安懼以黨人見斥乃求致身散地冀於遠害凡所居官未嘗終秩率以病免固求分務識者多之五年除河南尹七年復授太子賓客分司初居易罷杭州歸洛陽於履道里得故散騎常侍楊馮宅竹木池館有林泉之致家妓樊素蠻子者能歌善舞居易旣以尹正罷歸每獨酌賦詠於舟中因爲池上篇曰城都風土水木之勝在東南偏東南之勝在履道里里之勝在西北隅西開北垣第一第即白氏叟樂天退老之地地方十七畝屋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而島樹橋道間之初樂天旣爲主喜且曰雖有池臺無粟不能守也乃作池東粟廩又曰雖有子

第無書不能訓也乃作池北書庫又曰雖有賓朋無琴酒不能娛也
乃作池西琴亭加石樽焉樂天罷杭州刺史得天竺石一華亭鶴二
以歸始作西平橋開環池路罷蘇州刺史時得太湖石五白蓮折畧
菱青板舫以歸又作中高橋通三島逕罷刑部侍郎時有粟千斛書
一車泊臧獲之習管磬絃歌者指百以歸先是潁川陳孝仙與釀酒
法味甚佳博陵崔晦叔與琴韻甚清蜀客姜發授秋思聲甚澹弘農
楊貞一與青石三方長平滑可以坐卧大和三年夏樂天始得請為
太子賓客分秩於洛下息躬於池上凡三任所得四人所與泊吾不
才身今率為池中物每至池風春池月秋水香蓮開之旦露清鶴唳
之夕拂楊石舉陳酒援崔琴彈秋思頽然自適不知其他酒酣琴罷
又命樂童登中島亭合奏霓裳散序聲隨風飄或疑或散悠揚於竹
煙波月之際者久之曲未竟而樂天陶然石上矣睡起偶詠非詩非
賦阿龜握筆因題石間視其粗成韻章命為池上篇云十畝之宅五
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謂土狹勿謂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

肩有堂有亭有橋有舫有書有酒有歌有絃有叟在中白鬚颯然識
分知足外無求焉如鳥擇木姑務巢安知蛙作坎不知海寬靈鷲怪
石紫菱白蓮皆吾所好盡在我前時引一杯或吟一篇妻孥熙熙雞
犬閑閑優哉游哉吾將老乎其閒又効陶潛五柳先生作醉吟先生
以自况文章曠達皆此類也大和末李訓構禍衣冠塗地士林傷感
居易愈無宦情開成元年除同州刺史辭疾不拜尋授太子少傅進
封馮翊縣開國侯四年冬得風病伏枕者累月乃放諸妓女樊蠻等
仍自為墓志病中吟詠不輟自言曰予年六十有八始患風痺之疾
體瘵首眩左足不支蓋老病相乘有時而至耳予栖心釋梵浪迹老
莊因疾觀身果有所得何則外形骸而內忘憂患先禪觀而後順醫
治旬月以還厥疾少間杜門高枕澹然安閑吟詠興來亦不能遏遂
為病中詩十五篇以自諭會昌中請罷太子少傅以刑部尚書致仕
與香山僧如滿結香火社每肩輿往來白衣鳩杖自稱香山居士大
中元年卒時年七十六贈尚書右僕射有文集七十五卷經史事類

三十卷並行於世長慶末浙東觀察使元稹爲居易集序曰樂天始未言試指之無字能不娛始既言讀書勤敏與他兒異五六歲識聲韻十五志辭賦二十七舉進士貞元末進士尚馳競不尚文就中六籍尤擯落禮部侍郎高郢始用經藝爲進退樂天一舉擢上第明年中拔萃甲科由是性習相近遠玄珠斬白蛇等賦洎百節判新進士競相傳於京師會憲宗皇帝策召天下士對詔稱旨又甲科未幾選入翰林掌制誥比比上書言得失因爲賀雨詩秦中吟等數十章指言天下事時人比之風騷焉予始與樂天同祕書之後多以詩章相贈答予謹掾江陵樂天猶在翰林寄予百韻律體及雜體前後數六詩是後各佐江通復相酬寄巴蜀江楚間洎長安中少年遞相倣效竟作新辭自謂爲元和詩而樂天秦中吟賀雨諷諭閑適等篇時人罕能知者然而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其繕寫模勒銜賣於市井或因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其甚有至盜竊名姓苟求自售雜亂閒廁無可柰何予常於平水市中見村校諸童競習歌詠召而問之皆對曰先生教我樂天微之詩固亦不知予爲微之也又雞林賈人求市頗切自云本國宰相每以一金換一篇甚僞者宰相輒能辨別之自篇章已來未有如是流傳之廣者長慶四年樂天自杭州刺史以右庶子召還予時刺會稽因得盡徵其文手自排纘成五十卷凡二千二百五十一首前輩多以前集中集爲名予以爲陛下明年當改元長慶訖於是矣因號白氏長慶集大凡人之文各有所長樂天長可以爲多矣夫諷諭之詩長於激閑適之詩長於遣感傷之詩長於切五字律詩百言而上長於贍五字七字百言而下長於情賦贊箴誡之類長於當碑記叙事制誥長於實啓奏表狀長於直書檄辭冊劄判長於畫摠而言之不亦多乎哉人以爲積序盡其能事居易嘗寫其文集送江州東西二林寺洛城香山聖善等寺如佛書雜傳例流行之無子以其姪孫嗣遺命不歸下邳可葬於香山如蒲師塔之側家人從命而葬焉

行簡字知退貞元末登進士第授祕省校書郎元和末中盧坦鎮東蜀辟爲掌書記府罷歸潯陽居易授江州司馬從兄之郡十五年居易入朝爲尚書郎行簡亦授左拾遺累遷司門員外郎主客郎中長慶末振武奏水運營田使賀拔志言營田數過實詔令行簡按覆之不實志弘自刺死行簡寶曆二年冬病卒有文集一十卷行簡文筆有兄風辭賦尤稱精密文士皆師法之居易友愛過人兄弟相待如賓客行簡子龜兒多自教習以至成名當時友悌無以比焉

敏中字用晦居易從父弟也祖鱗位終揚府錄事叅軍父季康溧陽令敏中少孤爲諸兄之所訓厲長慶初登進士第佐李聽歷河東鄭滑邠寧三府節度掌書記試大理評事大和七年丁母憂退居下邳會昌初爲殿中侍御史分司東都尋除戶部員外郎還京武宗皇帝素聞居易之名及即位欲徵用之宰相李德裕言居易衰病不任朝謁因言從弟敏中辭藝類居易即日知制誥召入翰林充學士遷中書舍人累至兵部侍郎學士承旨會昌末同平章事兼刑部尚書集

賢史館大學士宣宗即位加右僕射金紫光祿大夫太清宮使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及李德裕再貶嶺南敏中居四輔之首雷同毀譽無一言伸理物論罪之五年罷相檢校司空出爲邠州刺史邠寧節度招撫党項都制置等使七年進位特進成都尹劔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等使十一年二月檢校司徒平章事江陵尹荆南節度使懿宗即位徵拜司徒門下侍郎平章事復輔政尋加侍中三年罷相爲河中尹河中晉絳節度使累遷中書令太子太師致仕卒史臣曰舉才選士之法尚矣自漢策賢良隋加詩賦羅中正之法委銓舉之司繇是爭務雕蟲罕趨函杖矯首皆希於屈宋駕肩並擬於風騷或侷箴闕之篇或數補亡之句咸欲錙銖採葛糠粃懷沙較麗藻於碧雞鬪新奇於白鳳暨編之簡牘播在管絃末逃季緒之詆訶孰望子虛之稱賞迨今千載不乏辭人統論六義之源較其三變之體如二班者蓋寡類七子者幾向至潘陸情致之文鮑謝清便之作定於徐庾踵麗增華纂組成而耀以珠璣瑤臺構而間之金碧國初

開文館高宗禮茂才虞許擅價於前蘇李馳聲於後或位昇台鼎學際天人潤色之文咸布編集然則向古者傷於太僻徇華者或至不經齷齪者局於宮商放縱者流於鄭衛若品調律度揚權古今賢不肖皆賞其文未如元白之盛也昔建安才子始定霸於曹劉永明辭宗先讓功於沈謝元和主盟微之樂天而已臣觀元之制策白之奏議極文章之壺奧盡治亂之根荄非徒謠頌之片言盤盂之小說就文觀行居易為優放心於自得之場置器於必安之地優游卒歲不亦賢乎

贊曰文章新體建安永明沈謝既往元白挺生但留金石長有莖英不習孫吳焉知用兵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一十六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一十七

劉昫等修
聞人銓校刻沈桐同校

趙宗儒

李逢吉

宋申錫

竇易直

段文昌

李程

子成式

趙宗儒字秉文八代祖彤仕後魏為征南將軍父暉為秘書少監宗儒舉進士初授弘文館校書郎滿歲又以平判入高等補陸渾主簿數月徵拜右拾遺充翰林學士時父暉秘書少監與父並命出於一日當時榮之建中四年轉屯田員外郎內職如故居父憂免喪授司門司勳二員外郎貞元六年領考功事定百吏考績黜陟公當無所畏避右司郎中獨孤良器殿中侍御史杜倫各以過黜之尚書左丞裴郁御史中丞盧紹比皆考中上宗儒貶之中中又秘書少監鄭雲達考其同官孫昌裔入上下宗儒復入中上凡考之中上者不過五

十人餘多減入中中德宗聞而善之遷考功郎中丁母憂終喪授吏部郎中十一年遷給事中十二年與諫議大夫崔損同日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俱賜紫金魚袋十四年罷相為右庶子宗儒端居守道勤奉朝請而已德宗聞而嘉之二十年遷吏部侍郎召見勞之曰知卿閉關六年故有此拜曩者與先臣並命尚念之耶宗儒因俯伏流涕德宗崩順宗命為德宗哀冊文辭頗悽惋元和初檢校禮部尚書判東都尚書省事兼御史大夫充東都留守畿汝都防禦使入為禮部戶部二尚書尋檢校吏部尚書守江陵尹兼御史大夫荆南節度營田觀察等使散冗食之戍二千人六年又入為刑部尚書八年轉檢校吏部尚書興元尹兼御史大夫充山南西道節度觀察等使九年召拜御史大夫俄遷檢校右僕射河中尹兼御史大夫晉絳磁隰節度觀察等使赴鎮後擅用供軍錢八千餘貫坐罰一月俸十二年七月入為兵部尚書九月改太子少傅權知吏部尚書銓事十四年九月拜吏部尚書穆宗即位以初釋服令尚書省官試先朝所

徵集應制舉人宗儒奏曰準今月十五日勅比者先朝徵集應制人等已及時限恐皆來自遠方難於久住酌宜審事遂委有司定日就試如聞所集之人多已分散須知審的然後裁定宜令所司商量聞奏者伏以制科所設本在親臨南省試人亦非舊典今覃恩既畢庶政惟新況山陵日近公務繁迫待問之士就試非多臣等商量恐須權罷從之復拜太子少傅判太常卿事長慶元年二月檢校右僕射守太常卿太常有師子樂備五方之色非會朝聘享不作幼君荒誕伶官縱肆中人掌教坊者移牒取之宗儒不敢違以狀白宰相宰相以為事在有司執守不合關白以宗儒怯不任事改太子少師寶曆元年遷太子太保昭肅晏駕為大明宮留守太和四年拜檢校司空兼太子太傅文宗召見詔以理道對曰堯舜之化茲儉而已願陛下守而勿失文宗嘉納之五年宋申錫被誣上召師保已下議其刑上以宗儒高年宣令不拜尋拜疏請老六年詔以司空致仕是歲九月卒年八十七廢朝冊贈司徒宗儒以文學進前後三鎮方任八領選

部略於儀矩切於治生時論以此少之

竇易直字宗玄京兆人祖元昌彭州九隴縣令父或廬州刺史易直舉明經爲秘書省校書郎再以判等授藍田尉累歷右司兵部吏部三郎中元和六年遷御史中丞謝日賜緋魚袋八年改給事中九月出爲陝虢都防禦觀察使仍賜紫入爲京兆尹萬年尉韓晤姦賊事發易直令曹官韋正晤訊之得贓三十萬上意其未盡詔重鞫坐贓三百萬貶易直金州刺史正晤長流昭州十三年六月遷宣州刺史宣歙池都團練觀察等使長慶二年七月汴州將李齊逐其帥李愿易直聞之欲出官物以賞軍或謂易直曰賞給無名却恐生患乃已軍士已聞之時江淮旱水淺轉運司錢帛委積不能漕州將王國清指以爲賞激諷兵謀亂先事有告者乃收國清下獄其黨數千大呼入獄中篡取國清而出之因欲大剽易直登樓謂將吏曰能誅爲亂者每獲一人賞千萬衆喜倒戈擊亂黨並擒之國清等三百餘人皆斬之九月以李德裕代還爲吏部侍郎十一月改戶部兼御史大夫

判度支四年五月以本官同平章事判使如故改門下侍郎封晉陽郡公寶曆元年七月罷判度支大和二年十月罷相檢校左僕射平章事襄州刺史山南西道節度使五年入爲左僕射判太常卿事十一月檢校司空鳳翔尹鳳翔節度使六年以疾求還京師七年四月卒贈司徒謚曰恭惠易直自入仕十年餘常居散秩不應請辟及居方任亦以公廉聞在相位未嘗論用親黨凡於公舉即無所避然元和中吏部尚書鄭餘慶議僕射上日儀制不與隔品官亢禮易直時爲御史中丞奏駁餘慶所議及易直爲右僕射却行隔品致敬之禮時論非之

李逢吉字虛舟隴西人貞觀中學士李玄道曾孫祖顏父歸期逢吉登進士第釋褐授振武節度掌書記入朝爲左拾遺左補闕改侍御史充入吐蕃冊命副使工部員外郎又充入南詔副使元和四年使還拜祠部郎中轉右司六年遷給事中七年與司勳員外郎李巨並爲太子諸王侍讀九年改中書舍人十一年二月權知禮部貢舉騎

都尉賜緋四月加朝議大夫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賜金紫其貢院事仍委禮部尚書王播署榜逢吉天與姦回妬賢傷善時用兵計淮蔡憲宗以兵機委裴度逢吉慮其成功密沮之繇是相惡及度親征學士令狐楚為度制辭言不合旨楚與逢吉相善帝皆黜之罷楚學士罷逢吉政事出為劍南東川節度使逢吉於帝有侍讀之恩遣人密結倖臣求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逢吉於帝有侍讀之恩遣人密結倖臣求還京師長慶二年三月召為兵部尚書時裴度亦自太原入朝以度招懷河朔功復留度與工部侍郎元稹相次拜平章事度在太原時嘗上表論積姦邪及同居相位逢吉以為勢必相傾乃遣人告和王傅千方結客欲為元稹刺裴度及捕于方鞫之無狀積度俱罷相位逢吉代度為門下侍郎平章事自是濤以恩澤結朝臣之不逞者造作謗言百端中傷裴度賴學士李紳韋處厚等顯於上前言度為逢吉排斥而度於國有功不宜擯棄故得以僕射在朝時已失河朔而王智興擅據徐州李亦據汴州國威不振天下延頸俟度再秉國鈞

以攘暴亂及為逢吉嫁禍奪其權四海為之側目朝士上疏論列者十餘人屬時君荒淫政出羣小而度竟逐外藩學士李紳有寵逢吉惡之乃除為中丞又欲出於外乃以吏部侍郎韓愈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放臺叅以紳編直必與愈爭及制出紳果移牒往來愈性木強遂至語辭不遜喧論於朝逢吉乃罷愈為兵部侍郎紳為江西觀察使紳中謝日帝留而不遣翼城人鄭注以鑿藥得幸於中尉王守澄逢吉令其從子仲言賂注求結於守澄仲言辯譎多端守澄見之甚悅自是逢吉有助事無違者敬宗初即位年方童卯守澄從容奏曰陛下得為太子逢吉之力也是時杜元穎李紳堅請立深王為太子乃貶紳端州司馬朝士代逢吉鳴吠者張又新李續之張權輿劉栖楚李虞程昔範姜洽李仲言時號八關十六子又新等八人居要劇而肯附者又八人有求於逢吉者必先經此八人納賂無不如意者逢吉尋封涼國公邑千戶兼右僕射昭愍即位左右屢言裴度之賢曾立大勳帝甚嘉之因中使往興元即令問訊寶曆初度連上章

請入覲逢吉之黨坐不安席如矢攢身乃相與爲謀欲沮其來張權輿撰非衣小兒之謠傳於閭巷言度相有天分應謠識而韋處厚於上前解析言權輿所撰之言既不能沮又令衛尉卿劉遵古從人安再榮告武昭謀害逢吉武昭者有才力裴度破淮蔡時獎用之累奏爲刺史及度被斥昭以門吏久不見用客于京師途窮頗有怨言逢吉與法司鞠昭行止則顯裴度任用以沮入朝之行逢吉又與同列李程不協太學博士李涉金吾兵曹茅彙者於京師貴遊間以氣俠相許二人出入程及逢吉之門水部郎中李仍叔程之族知武昭鬱鬱恨不得官仍叔謂昭曰程欲與公官但逢吉阻之昭愈憤怒因酒與京師人劉審張少騰說刺逢吉之言審以昭言告張權輿乃聞於逢吉即令茅彙召昭相見逢吉厚相結託自是疑怨之言稍息逢吉待茅彙尤厚嘗與彙書云足下當字僕爲自求僕當字足下爲利見文字往來其間甚密及裴度求覲無計沮之即令許武昭事以暴揚其迹再榮既告李仲言誠彙曰言武昭與李程同謀則活否則尔死

彙曰寃死甘心誣人以自免予不爲也及昭下獄逢吉之醜迹皆彰昭死仲言流象州茅彙流雋州李涉流康州李虞自拾遺爲河南士曹敬宗待裴度益厚乃自漢中召還復知政事逢吉檢校司空平章事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仍請張又新李續之爲叅佐大和二年改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五年八月入爲太子太師東都留守東畿汝防禦使加開府儀同三司八年李訓用事三月徵拜左僕射兼守司徒時逢吉已老病足不任朝謁即以司徒致仕九年正月卒時年七十八贈太尉諡曰成

段文昌字墨卿西河人高祖志玄陪葬昭陵圖形凌煙閣祖德皎贈給事中父諤循州刺史贈左僕射文昌家于荊州僮有氣義節度使裴胄知之而不能用韋臯在蜀表授校郎李吉甫刺忠州文昌嘗以文干之及吉甫居相位與裴均同加獎擢授登封尉集賢校理俄拜監察御史遷左補闕改祠部員外郎元和十一年守本官充翰林學士文昌武元衡之子壻也元衡與宰相韋貫之不協憲宗欲召文

昌爲學士貫之奏曰文昌志尚不修不可擢居近密至是貫之罷相
李逢吉乃用文昌爲學士轉祠部郎中賜緋依前充職十四年加知
制誥十五年穆宗即位正拜中書舍人尋拜中書侍郎平章事長慶
元年拜章請退朝廷以文昌少在西蜀詔授西川節度使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文昌素洽蜀人之情至是以寬政爲治嚴靜有斷蠻夷畏
服二年雲南入寇黔中觀察使崔元略上言朝廷憂之乃詔文昌禦
備文昌走一介之使以喻之蠻寇即退敬宗即位徵拜刑部尚書轉
兵部兼判左丞事文宗即位遷御史大夫尋檢校尚書右僕射揚州
大都督府長史同平章事淮南節度使大和四年移鎮荆南文昌於
荆蜀皆有先祖故第至是贖爲浮圖祠又以先人墳墓在荊州別營
居第以置祖祔影堂歲時伏臘良辰美景享薦之徹祭即以音聲歌
舞繼之知事生者搢紳非焉六年復爲劍南西川節度九年三月賜
春衣中使至受宣畢無疾而卒年六十三贈太尉有文集三十卷文
昌布素之時所向不偶及其達也揚歷顯重出入將相洎二十年其

服飾玩好歌鍾妓女苟悅於心無所愛惜乃至奢侈過度物議貶之
子成式

成式字柯古以蔭入官爲秘書省校書郎研精苦學秘閣書籍披閱
皆遍累遷尚書郎咸通初出爲江州刺史解印寓居襄陽以閑放自
適家多書史用以自娛尤深於佛書所著酉陽雜俎傳於時

宋申錫字慶臣祖素父叔夜申錫少孤貧有文學登進士第釋褐秘
書省校書郎韋貫之罷相出湖南辟爲從事其後累佐使府長慶初
拜監察御史二年遷起居舍人寶曆二年轉禮部員外郎尋充翰林
侍講學士申錫始自策名及在朝行清慎介潔不趨黨與當長慶寶
曆之間時風囂薄朋比大扇及申錫被用時論以爲激勸文宗即位
拜戶部郎中知制誥大和二年正拜中書舍人復爲翰林學士初文
宗常患中人權柄太盛自元和寶曆比致宮禁之禍及王守澄之領
禁兵恃其宿舊跋扈尤甚有鄭注者依恃守澄爲姦利出入禁軍賣
官敗權中外咸扼腕視之文宗雅知之不能堪申錫時居內廷文宗

察其忠厚可任以事嘗因召對與申錫從容言及守澄無可柰何令與外庭朝臣謀去之且約命為宰相申錫頓首謝之未幾拜左丞踰月加平章事申錫素能謹直寵遇超輩時情大為屬望及到中書割斷循常望實頗不相副大和五年忽降中人召宰相入赴延英路隋李宗閔牛僧孺等既至中書東門中人云所召無宋申錫申錫始知被罪望延英以笏叩頭而退隨等至文宗以神策軍中尉王守澄所奏得本軍虞候豆盧著狀告宋申錫與漳王謀反隨等相顧愕然初守澄於浴堂以鄭注所構告于文宗守澄即時於市肆追捕又將以二百騎就靖恭里屠申錫之家會內官馬存亮同入諍於文宗曰謀反者適宋申錫耳何不召南司會議今卒然如此京師企足自為亂矣守澄不能難乃止乃召三相告之又遣右軍差人於申錫宅捕孔目官張全真家人買子信緣等又於十六宅及市肆追捕胥吏以成其獄文宗又召師保僕射尚書丞郎常侍給事諫議舍人御史中丞京兆尹大理卿同於中書及集賢院參驗其事翌日開延英召宰臣

及議事官帝自詢問左常侍崔玄亮給事中李固言諫議大夫王質補闕盧鈞之舒元褒羅泰蔣係裴休竇宗直韋温拾遺李羣韋端符丁居晦袁都等一十四人皆伏玉階下奏以申錫獄付外請不於禁中訊鞫文宗曰吾已謀於公卿大僚卿等且出玄亮固言援引今古辭理懇切玄亮泣涕久之文宗意稍解貶申錫為右庶子漳王為巢縣公再貶申錫為開州司馬初申錫既得密旨乃除王璠為京兆尹以密旨喻之璠不能謀而注與守澄知之潛為其備漳王湊文宗之愛弟也賢而有人望豆盧著者職屬禁軍與注親表文宗不省其詐乃罷申錫為庶子時京城恟恟衆所譁言以為宰相真連十宅謀反百寮震駭居一二日方審其詐諫官伏閣懇論文宗震怒叱諫官令出者數四時中外屬望大憲三數人廷辯其事僕射竇易直曰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聞者愕然唯京兆尹崔瑄大理卿王正雅連上疏請出內獄且曰王師又未獲不獄未具請出豆盧著與申錫同付外廷勘當時人情翕然推重初議申錫抵死顧物論不可又將投於嶺

表文宗終悟外廷之言乃有開州之命初申錫既被罪怡然不以爲意自中書歸私第止於外廳素服以俟命其妻出謂之曰公爲宰相人臣位極於此何負天子反乎申錫曰吾自書生被厚恩擢相位不能鋤去姦亂反爲所羅織夫人察申錫豈反者乎因相與泣下申錫自居內廷及爲宰相以時風侈靡居要位者尤納賄賂遂成風俗不暇更方遠害且與貞元時甚相背矣申錫至此約身謹潔尤以公廉爲已任四方問遺悉無所受既被罪爲有司驗劾多獲其四方受領所還問遺之狀朝野爲之歎息七年七月卒於開州詔曰申錫雖不能周慎自抵憲章聞其亡歿遐荒良用悲惻宜許其歸葬鄉里以示寬恩開成元年九月詔復申錫正議大夫尚書左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賜紫兼贈兵部尚書仍以其子慎徽爲城固縣尉

李程字長臣隴西人父鷗伯程貞元十二年進士擢第又登宏辭科累辟使府二十年入朝爲監察御史其年秋召充翰林學士順宗即位爲王叔文所排罷學士二遷爲員外郎元和出爲劍南西川節

度行軍司馬十年入爲兵部郎中尋知制誥韓弘爲淮西都統詔程銜命宣諭明年拜中書舍人權知京兆尹事十二年權知禮部貢舉十三年四月拜禮部侍郎六月出爲鄂州刺史鄂岳觀察使入爲吏部侍郎封渭源男食邑三百戶敬宗即位之五月以本官同平章事敬宗冲幼好治宮室畋遊無度欲於宮中營新殿程諫曰自古聖帝明王以恭儉化天下陛下在諒闇之中不宜興作願以瓦木迴奉園陵上欣然從之程又奏請置侍講學士數陳經義程辯給多智筭能移人主之意尋加中書侍郎進封彭原郡公寶應二年罷相檢校兵部尚書同平章事太原尹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大和四年三月檢校尚書左僕射平章事河中尹河中晉絳節度使六年就加檢校司空七月徵爲左僕射中謝日奏曰臣所忝官上禮前後儀注不同在元和長慶中僕射數入上日不受四品已下官拜近日再定儀注四品已下官悉許受拜王涯竇易直已行之於前今御史臺云已聞奏太常寺定取十五日上臣進退未知所據時中丞李漢以爲受四品

已下拜太重勅曰僕射上儀近已詳定所緣拜禮皆約今文已經施行不合更改宜準太和四年十一月六日勅處分程藝學優深然性放蕩不修儀檢滑稽好戲而居師長之地物議輕之七年六月檢校司空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九年復為河中晉絳節度使就加檢校司徒開成元年五月復為右僕射兼判太常卿事十一月兼判吏部尚書銓事二年三月檢校司徒出為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卒有司謚曰繆子廓

廓進士登第以詩名聞於時大中末累官至潁州刺史再為觀察使廓子晝亦登進士第

史臣曰宗儒易直以寬柔養望坐致公台與時沉浮壽考終古可謂能奉身矣逢吉起徒步而至鼎司欺蔽幼君依憑內豎蛇虺其腹毒害正人而不與李訓同誅天道福淫明矣申錫小器大謀貶死為幸程不持士範歿獲醜名君子操修豈宜容易

贊曰趙竇優柔坐享公侯蝮蛇野為逢吉之流豈無令人主輔謨猷

程錫弼諧于道難周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二十七



讀書院制卷第一百二十七

讀書院制卷第一百二十七



